

天傭子集第七卷

碑祝

東鄉縣重建先聖廟碑

古者立學宮以訓士而未嘗有廟祀孔子之禮其意以爲學之所由設以教化爲主使之書藝絃誦以治其身心性情而又爲之鄉射合樂受成獻餼養老勞晨凡上之人所行之政皆出其中使之觀而習焉以爲異日治天下國家之具非必崇飾廟貌如浮屠老氏之徒以是褻大其師而後爲之禮也且其意以爲

東鄉縣重建先聖廟碑

天備子集  
聖人之德與天地並區區以學者之故享廟食之禮未足以爲尊崇美報而迄於藝故古者略而不事然古之始入學者必釋奠釋菜於先聖先師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其舉行之禮卽於學宮爲之隋唐以來古禮不明乎天下徒見夫釋奠釋菜之爲祭也於是廢學官而立廟以祀之衰冕黼黻以爲其像而端拱對越遂以爲崇飾土木果足以褒大吾師而盡爲政者教人之責也則亦可謂沿其末而忘其本矣宋嘉祐以後范富歐陽條陳天下事始令州縣更立

學宮而廟祀之禮亦仍之而不廢然推斯義也以觀古今之故則長民師帥者其所重所輕亦概可知矣夫旣以廟而祀之而又令其廢弛不飭無以妥聖靈而生忠敬諉於其末而弗之事則又爲政者之責也東鄉之爲縣百年矣而孔廟漸就頽圯適當芙蓉江侯在事之年江侯以豈梯作人而未幾以內艱去蓋已從事其本而未遑其末也於是吳江馬公繼之越數年而組豆鐘鼓之地化爲頽垣瓦礫彼時雖亦請明給帑而適當轉輸告急未卽就緒竟以大計去宜

士之惶惑而無所式也。乃得愧蓼賈公以金邑侯來  
署縣事。侯之所爲務式士子以爲教化之本者。予以  
奔走南北不及究觀其所爲。然聞其葦羨餘。罷追呼  
清衙蠹。間則與諸生課習講繹。有古循吏風。蓋庶幾  
無愧於立學造士之意。可謂從事於其本者矣。而又  
捐其俸餘以佐學宮之費。不五月而廟貌巍然。士之  
遊其中者。徒見丹漆黝壁。椽楹櫺楹之不移時而具。  
而未聞有追呼驛騷之擾吾民。則亦見侯之強明精  
察。智足以周事。而力足以圖幾。使長民師帥者而皆

若此。無愧於古之本末具舉者矣。然侯無其本而徒  
事其末。旣無以爲士子教化觀型之具。則雖取聖宮  
而金碧輝煌之。取土木而袞冕黼黻之。視古者立學  
造士之意。旣已不倫。而其視本末俱廢者。相去亦何  
幾乎。雖然。古之君子。因俗設教。潁川好爭訟。而韓黃  
先以敬讓。南陽好商賈。而名父富以本業。視其俗何  
如爾。侯爲政於金。鯨而人。以爲夏日爲政於東鄉。而  
人。又以爲冬日。豈山川風氣百里而殊。而侯爲之。因  
俗設教。故如是耶。人蓋知侯之一。而不知侯之二也。

斧鑿以效鵬行而予因為之記

人又以其為今日豈山以風靡百里而和而新為之因  
取爾辨為郊外金器而人以為夏日為郊外東漸而  
去以效鵬南則民商賈而合文富以本業顯其益而  
幾平雖為古之... 士之意適日不命而其顯本末具然法法未得而  
而金器職望之取土木而竟實職職之顯古者立學  
事其末而無以爲士子... 其北無郵於古之本未其舉者矣然則無其本而封

東鄉縣重修兵備道衙門碑記

孫侯作

憲司之居諸藩法度之所出納也其分道巡察各隸  
所土為分巡兵備使者其所掌則皆郡縣刑名按劾  
之事糾察官吏平讞獄訟詰豪猾之干治者以振揚  
風紀故所司視諸大夫為最重而其於分部郡邑非  
建牙開府之地則郵宿往來之署也其公私堂舍中  
側高下繚宇周垣亦必有申于憲而後可古者有四  
方賓客之交有候人廬館之設或告不飾猶譏其失  
政而况今之奉命而轄是邦者雖然易之豈有事而

賁有止也、賁而卽止、則革而非因者、或至於病民、蠱而後事、則因而不革者、遂安於仍陋、二者之弊、傷乎王道、皆爲政者之所懼也、兵備道在縣治之右、康陵之季、郡東盜起、割臨川之支地爲東鄉、于時劇寇未靖、百度未舉、設兵備使者開府其地、而胡端敏公世寧實爲之、越三年、東境旣平、端敏以疏寧庶人去官、而邑御史吳公華奏請裁革、于是特爲諸大夫往來郵宿之所、而郡邑兩處止、稱按察司、不復爲分巡專署矣、歲久、就圯、署傍隙地、復爲豪右所請、自川諸

公大倫來理東汝、修廢葺圯、并誌其尋尺、其後三十年、岷源劉公始改府館爲按察司、在縣之東城、而令署後、仍胡公之舊、爲兵備道、然以災餘興造、多所建葺、將嗣白川之迹、而未遑也、及予視事之三年、尋尺無損于前、而門廡周垣、不蔽風雨、蓋縣興於是、百有餘年矣、蠱而後事、固其時也、爲請于臺使者、得帑金二十、度不足、則又益予之俸餘、費銀六十有奇、而力役之征、取諸羨兵、不以勞民、殆所謂賁而卽止者歟、或謂政之夫端、居物之要、一切修建、無動爲大爾、予

以爲不然。單襄公之適陳也，見其國無寄寓，縣無旅舍，而因以知陳之將亡。夫陳國小而僻，不足論也。晉文主盟，悼公繼霸，虞夏商周之孕，摺笏供弊，事事恐後及其季也。隸諸侯之館，而四鄰皆叛，彼儒者立論，孰有谿刻如宋儒者哉。宋儒睨視唐漢，無所許可，而獨以王佐歸諸葛武侯，及觀蜀史所紀，則武侯之治蜀也，下及井竈，罔不修治。然則飾廬舍，修廨宇，獨非爲政者之精神所宜至哉。爪甲毛髮，皆榮衛周焉，取其一爪一髮，而曰是無藉于榮衛也，則謂之不仁其

身而已矣。且夫君子蒞政，有堂退省，有室出則修，令以振軌，入則靜思，以返躬。舍諸大夫，罔未有開府於茲地矣。然其郵駐信宿之時，上有所出令，下有所獻納，奔走趨事之人，但望色聽聲於其署，夫必隆體以振物，崇威以繹治，則未見侈解宇，飾廬舍之無益于上之君子也。故予雖不敏，願附古人之列，而從事焉。抑是役也，白川諸公所爲記，蓋亦傷之矣。大約謂胡端敏以兵伐倥，而費俱與之，且而能崇堂寢，立射圃，以遺後人，后之人居平燕安，高拱而蒞政，及舉所

六傳子集  
六  
隙地而聽侵之豪右、置所傾圮而付之罔聞、特舉以  
爲戒、而予以此無他、則浮與實之分也。夫正弘之君  
子大都端愿勤恪、有直質而無流心、其爲政也、無論  
巨細而躬櫛之、故其治亦收質實之效。今之君子、文  
采聲譽是要、騫其大以爲華、而其所關漏蓋已多矣。  
譬之千金之家、其父祖創業者、寸畝尺穗無不周悉、  
躬冒寒暑、而不以爲疲、其子弟生綺紈、高卧晏安、無  
所事事、以爲豪舉、任其廢蝕侵敗而不知也。浮實之  
分、亦如是而已矣。嗟乎、任事之難、自古記之。一修建

爾、不過出石竹末、黝堊丹漆之費、有司可以咄嗟而  
辦、而千百餘年之間、僅一舉于白川、再舉于景、又况  
天下有大于此者、其因循畏縮、任其所向、以至蠹敗  
而后已、可勝道哉。故予因諸公之舊記、而推擴其義、  
勒石以告后來之爲東汝者、爲撫州刺史、有功於民、  
常築治梁、破滌田、垂頃卽令乎全破也、以行治改官、  
于饒、因築此溪之勝、移而得焉、棲梧曰、昔年號小吏、  
台、而公故潤州之金壇人、汝而民思之、名其溪曰、  
汝亦不忘、則史道、侯之在、長、於、集、解、非、誠、諸、皆、之、人、



天備子集  
原地而遷徙之象在豈所復地而林之區尚特舉以  
為飛而示以此無他則澤與實之分也夫正弘之君  
夫大都端愿動皆有直實而無流心其為政極無論  
已細而躬擗之哉其治亦收實實之效今之君受  
繼不以昔氣來之流東我昔而其所關滿蓋且多矣  
而亦自有祖數其始早因前公之嘗請而辨其其  
夫可育大千地昔其因前是縣其其洩而與至盡其  
辨而千百約中之間對一舉午白川再舉午守文其  
而不斷士不皆未離聖供新之費育其可以出聖而

東鄉澗陂鎮新建毘盧閣碑記

代孫侯作

從縣治而西北去城六十里有奇而澗陂司鎮其地  
居東鄉進賢餘干三縣之界司之左則東鄉縣境所  
及也考之撫州南昌饒州三郡志原其地所由名始  
于唐德宗貞元進士戴叔倫為撫州刺史有功於民  
常築冷泉陂溉田千頃即今千金陂也以行治改官  
名而公故澗州之金壇人沒而民思之各其溪曰澗  
陂亦不忘刺史也溪之左派合東鄉雄嵐諸峯之水

出大橋入潤溪走瑞洪由鄱陽湖以達承大江而橋  
之隙地舊有法雲庵衆水激射歲久而圯庵僧行  
力能信其志於衆而居民金一鳳鄧以誠李世茂葉  
世核等爲之糾釀改建於市鎮之中其前爲祖師殿  
以祀佞帝其後爲毘盧閣塑佛像其上塗髹金碧  
飾燦麗庖福鼓鐘笙磬魚螺之屬靡不具備凡四年  
而告成成之日適鐘陵之椽與僧有連尋奉憲司之  
檄辟椽而直僧得報可矣於是僧以碑辭請願有官  
以誌之夫竭民之金帛以奉西方之神又從而爲之

歸官廣廈以覆其像而食其徒古聖賢之治所未有  
也此爲政者所宜以爲蠹而予且從而記之何哉雖  
然世固有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者則凡能爲  
而不失其分者皆可嘉也浮屠老子之徒凡其所建  
立必求吾儒之能文者以記之而古之君子有不免  
爲之言者亦因其教以寓勸則皆吾民而已矣古之  
民業四士廉而民愚工樸而商愿各安其所事而天  
下治今之民業六視古而增其二則浮屠老子之徒  
是也時異世變使各安其業以職其分之所爲則皆

吾民之良也。既居其籍而不功其事，變常失守，治道所惡。卽唐虞三代無以爲政，如是雖古古之業，爲士農爲工商，皆無所取也。各安其籍，各力其事，不相侵奪，譬之植物不動，走物不飛，此其人皆天性樹惇之所致，使人人如是，則上之人雖有法度刑政可懸而不用，卽爲浮屠老子之徒，亦何不可之有。今三氏之良者，忍血氣，薄情慮，以堅忍其性，其志行所孚，雖當鄉戶困阨之時，能鼓舞其民，出其財以集其事，而所居之人亦有從而化者，則未嘗不稍易其驕悍頑嚚。

之習，君子亦安忍而不爲之言哉。世之儒者必云孔氏孔氏之道，非有絕嗜欲，斷妻子，若佛氏之難，而儒者欲集其事，不若佛氏之徒，必合衆之施而後能爲也。然事每患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而佛老者常以攻堅茹苦，積累歲月，以有所立，則斯道之廢興豈不以其人哉。今行華之舉，四易寒暑，合數姓之力，累中人數家之產，而後成，雖薄物細故，然勤劬手其業，亦已至矣。夫閤名毘盧，釋言性海也。有生衆識，同出於毘盧，遮那之藏，或空之以五濁，或實之以諸有。

視其所力而已矣且夫舉山川之興廢前賢之遺事如潤民之不忘戴公者以告吾民此令長之事也視民之所業勸戒其勤惰雖方外之教必躬櫛而考成焉此令長之職也故吾因行華之請而為之記慨嘆夫世之當為而不為以見能為而不失其分者之為可嘉而又祈諸父老因子言而護斯閣若愛其人思其樹如昔之潤民不忘戴刺史者是予與里父老所以志也

撫州府司理補臣薛公卓政碑記 壬申五月

上四年辛未既徵天下郡縣滿秩異能擢置諫官御史員明年壬申吏部復以缺官請諸卓異循良聲望奏最及以催征羈留者皆當乘傳續食需次闕下而廷議所推江以西首郡司理補臣薛公於是郡耆老子弟縉紳弁蓋皆曰公內名以日計相與合謀所以祠公既卜地學宮之左又曰公為政最久覲碑篆石紀載偏畧願得兼綜條貫備極弛張以垂不朽謹按公以天啟五年乙丑進士授撫州府理刑

天佩子集 卷之七  
十一  
雜官越崇禎五年壬申凡七年陽開陰閣恩威宜著  
又以其餘霑被傍郡始至官郡例自太守廳事至軍  
刑糧捕分派六縣鋪設供帳刑館例辦樂安公至時  
樂安無長令僅供盃餽食具公著爲冊曰使後官師  
吾儉所過屬縣盡却廩饋宴犒公爲政自內及外正  
已率屬訪革衙蠹若干人佐計典黜陟及巡方舉刺  
者若干人覈本府庫藏吏及臨川金谿宜黃崇仁樂  
安東鄉舞文吏若干人奉御史符清倉儲五千石有  
奇清庫藏侵借二萬有奇前後清理刑名報巡撫都

御史巡按御史按察司布政司分巡分守清軍驛傳  
屯田等道卷宗三千有奇辯豁冤蔽數百人最著者  
釋黃榮等七命鞠之日陰靈爲霽因顏其堂以天日  
盜疑矜釋自涂四而下剖釋者若干人以無贓豁者  
若干人以欽恤釋者若干人甲主役備乙書算悞登  
錢糧入冊及仇訐釋訪者二人前後平反自范孜而  
下若干人甲爲僧將歸俗而娶婦於欵貸一金乙持  
其券問官疑畧賣公斷合如初前後无辨疑似案類  
此者若干人甲執獵人爲盜呼乙逐之乙以爲真盜

斃之前案不決、公分別明確、前後類此者、又若干人、緝獲窩盜、椎埋剽悍、自陳薛而下、捕獲若干人、更置獄地、調猾盜改入府獄、按察司獄不致主使羣偷累良民者、又數人、新例刑館兼督漕糧、公星行露宿、寬期撫最先、兌軍弁不法、誣縣令及簿、於督兌瑞、時大瑞秉政、公爲自其誣、無所畏、縣令與簿得昭雪、復原官、中官奉使至境、聞公條揭驛遞紆道不入、撫奉屯田、違符清屯政、公議屯官以承襲開支、屯軍以發覺裁減、歲省屯銀伍百有奇、弓箭胖襖軍器、例以數年

成造、廷議忽頒新式、公條陳成造抵舊解費、以不糜撫俗、好樗蒲、奸人引富家子爲利、公懲其首惡、常禁販糴、穀不踴貴、郡郭歲患火災、公按人事、佐以地形、祀禮爲八條、以止、其後遵行、公條內備火具、設火兵、截火路三事、雖遇火、不蔓延爲害、公所條議中情形、皆如此類、公自刑官職掌外、以崇禎元年戊辰至明年、掌撫州府事、兼署臨川縣、奉御史符查按諸郡、以天啓六年丙寅查按贛州、以崇禎元年查按南昌、以二年二月查按廣信、八月復查按南昌、以四年查

按吉安及臨江軍需以五年查按建昌饒州分考江西聘試分考廣東及分考江西武場者各一提學使按臨署本府及署建昌府專理考試不及府事者二署南昌府主考試兼理府事者一其掌府事先年院署火週巡按御史至公刻日告成節費千有餘金會楚有惠桂二府贍田之請公以撫地瘠薄爲民條恤付報可是時公兼攝三館公務攝軍廳督造淺船二攝糧廳督造四縣剝船二十攝捕廳督造保甲柵門壹百叁十座民不知擾先時報農民克吏里胥網富

人子名入籍因緣賄脫民苦之公攝府適部檄報農民公命現吏上納准考境內謐然署臨川清侵冒錢糧白顏槐李譴而下凡數人獲積盜數十人督造剝船不擾里遞所條陳臨政省疊差避馬役重禁地凡八事皆可經著爲後官法公所攝府縣徵解如額民不知征所平反刑獄又以數百計先後查按寃贛州廣信吉安建昌侵耗倉儲貳萬有奇兩查南昌清補八州縣侵那透給覈倉庫千萬計贛庫軍餉四萬四千奸胥雜和銅錫歲久不省視公盡取估計以足色

天備子集  
供正需餘分別支給踰年皆成實用再覈侵尅庫帑  
四萬有奇贛人至今誦其能署南昌府值敵薄都城  
巡撫都御史將兵入援衆志洶洶公首按華兵以軍  
法捕妖僧助軍實人有固志陰籍寧藩庶人飲搏畫  
攫人者主名繩以法去之日捐私贖以養士曰吾非  
徒愛士且不欲持南昌金以他往分考江西得士八  
人聯中會試者二應廣東聘得士十一人聯中會試  
者又二署本府南昌建昌考試前列多名悉以本年  
中鄉試者四十七人公自刑名攝署外事關江西十

三郡全省最著者纂江西賦役全書手較句摘貫珠  
引繩不贅不遺獨倚公成書達御覽凡奉部議條畫  
奏報鞫布政司吏張德卿等濬帑肅清先時遼事興  
加派地畝司議以高安定南奉新三縣瘠疲比陝西  
耀州例見免而豐城獨重言者疑司吏飛詭七奉  
明旨部議無所歸宿直豐城則高安類飛詭直高安  
則豐城言者疑詆上三縣人人惶擾公虛中平衡晚  
諭士民皆踴躍歡忭咸思軍國大計願如公議公爲  
條畫數百言大意謂高安向因疲瘠獨免今以急公



量增非爲豐城豐城照畝量裁非爲高安請蠲浮餉  
二萬二千餘兩撫按上公議得報可公不動聲色總  
持大議人情弭服凡奉御史符查刷三司各道文卷  
者二查明貢院冒破者一細瑣畢綜無有隱奸會審  
決者一分較大閱及誓師者各一其他判理刑名旁  
及十三郡者諸瑣碎不具書於是郡諸生日公愛民  
士庀財以新學宮養士有資教士有條權衡五郡  
人文如平鈞石而撫士沾溉爲最祠公於學宮之畔  
而碑誌其事皆邦人之志也謹條其事如左而繫之

以詩曰政墮俗狃木蠹羽孽公綜其全蒲緝髮櫛有  
嗥于圖公至斯舞有逃於萑公至斯伍有恨如狼公  
至而俯坻京翼翼懲其雀鼠公政在漕餼食其糲公  
政在屯甲士餘漿公之在外出入議諷首尾貫聯奏  
報增重公之在內綱條一施文武張弛中控其機處  
水湯湯漚爲貢章傍綴玉斗千里隄疆以公往來蟬  
綏范冠汝水餘滴吸盡西江彼有子弟公則教之彼  
有庫鏹公則釐之謂公棘棘公實徐徐始承其介畏  
公之邃及於推懷泳公之易袞衣繡祭於我信處袞



不與同緩急、至是里胥無所累、甲奔輸恐後、輸者各以關石投封櫃、竟侯任、不耗民銖兩、民愈樂輸、自天啟七年、至崇禎五年、夏秋稅糧若干、省通縣加耗萬餘兩、先時民輸入官、官解不以時、庫胥那移出入、幾廢其籍、奸民復賄戶胥、戶胥爲虛張其輸數、其賄有程、以欠之半爲率、七年元年、空籍萬金、無所考、侯至根梳窟穴、民知侯神明、盡露底蘊、不數月、民皆如徵、吏胥變素、以償侵漁、侯成寃恩敷、免其戍配、是役也、徵侯截流止蠹、補救株累、幾無窮期、縣自馬遞人夫

皂兵斗級、歲糶五千餘兩、先時豪有力者、隔歲請預委十給、除二爲居間費、前令遂與庫椽倡和、官自除給庫椽、益爲奸利、黠役從中複冒、久之借支遞補京邊宗祿、徵解愈不能如期、侯至謝居間者、役盡而給立冊分季、按季給糶、先期列役名榜衙前、杜複冒、竟侯任二年、京邊宗祿無侵解、縣例解計鎔大鎚一官發庫藏五十兩、糧長董鎔解、官扣其二、庫椽扣其二、糧長皆鄉民、不時候衙前、歇戶又扣其一、侯革除扣剋、躬閱庫府、延給糧長歲省解戶賠補千餘金、南京

戶部糧前令壓積侯以辛未壬申解南戶部糧自七年元年二年三年無逋徵四年五年米以次赴舟裝會侯改進賢比侯所爲敏而集事多此類縣例公費銀六百兩前令侈濫至千金不能足取給正供該民欠以欺上侯治邑如家節惜饋遺非郵符公使寧以儉忤過客侯約已裕民多此類其弭盜斃一人釋一人而夜戶不閉斃者歲爲盜主藏侯發其風奸因盡得餘黨名餘黨皆徙避安仁餘于進賢境其一人力能治小偷常構居室齋廚寂然夜半役典盜俱牛以

屠至供鵝鴨豕鷄以生至者數百人侯誦其狀召戒之曰境內有被盜及盜耕牛爲牛屠三者皆不汝貸其人晝夜干擷禁其伍中人竟侯任盜不敢發且無屠牛者蓋先時牛屠與盜牛表裏牛入屠無可蹤跡東故乏牛仰給寶慶袁州牛價恒漏侯居東一年牛價與豚豕等其後侯改進賢未之官東鄉有以失牛告者侯曰吾境安得有此捕獲訊之盜故徙進聞侯去東治進因復歸東其驅盜皆如此類然是時候去東鄉曰釋盜以止盜惟吾能耳後此非萬全策因簿

錄其罪狀於上官其人賄郡中巨紳獲免至今邑人  
以爲恨壬申五月、閩廣流寇掠郡界侯先時治城濬  
濠、金湯屹然、民以無恐、臨川金谿士民半避寇東鄉  
咸倚侯爲安、侯簡鄉勇清額卒、得境內二萬人、擇其  
尤者三百爲親兵、時樂安崇仁宜黃與寇款郡、復有  
迎賊而議賄於塗者、侯聞之、髮指、因賦詩登陴以覘  
志、偵騎傳賊自崇仁將及郡城、侯率鄉勇二萬人、躍  
兵坪塘界上、以壯本郡聲援、賊聞之、震恐、是時巨盜  
饒五爲亂、饒五故籍東鄉、部黨數百人、爲掠建昌廣

信界中、侯以計擒囚將斃之、五賄郡提入府獄、因釋  
之、潛歸東鄉、乘寇警舉事、所部百餘人、露刃晝剽、侯  
率親兵圍狩而杖之、斃於廷、餘黨始解、是役也、府逸  
柙、非侯素鍊壯勇、幾不能制、寇旣去、延平援兵由廣  
信歷東鄉入撫郡、沿途剽擄甚於寇、侯勒鄉兵聯百  
百里、夾道立侍、翼以矛盾、部分店肆、每肆宿援兵四  
五人、人予米肉、陰關之、使出境、中塗過東鄉城、侯迎  
勞於郊、日請觀兵、列巨石重數百斤、令親其、遷舉之  
或肩石而走、延平兵咋舌垂首、出東鄉境、不敢爲亂

侯具文武才皆此類侯機神明敏遇事立斷東鄉俗  
素椎魯民兩造自此虛實不煩侯發摘其最者者衙  
役盜糧櫃金無可蹤跡侯禱於城隍神夜夢老人導  
侯至石下獲金一錠未旬日侯併櫃封盜踵前所爲  
匿金階下壓以石隨物色之獲盜與金侯曰老人告  
我矣向盜金者卽汝耶盜具服併獲前金陳曼以寬  
誣陷大辟十七年當事者知其寃不能爲自侯立判  
釋出之獄凡侯所爲明斷皆如此類先時府堂刑廳  
捕差過縣城索馬遞酒食無算一日或數至侯一切

裁省竟侯任無敢乞馬力者然侯恤馬遞尤篤雖其  
闈中門人往來侯視皆自募夫騎以去自庚午至辛  
未冬常兼署金谿諸善政金谿入能言之及金谿新  
令至士民多戚容而衙役左右迎新令於塗者皆有  
喜色觀者以是益知侯不可及侯慷慨諒直雖小事  
不苟且附會常以分閱童子卷爲司理黜臣薛公所  
委知交有托其評次潤飾者侯曰吾寧以薦士請不  
忍爲欺侯心事光明皆如此類自侯至東東之強族  
不敢跳梁爲非先時遼事起歲徵府州縣學生徒優

免雜差銀以濟邊侯捐俸代之課士有程遇身家利害曲爲分豁人人自以爲得侯意然竟侯任生徒無敢爲訟人作知見與囚服代糧里役者自庚午迄癸酉無安慶潛山親識至東鄉人尤以爲難其他懲畫小奸弊諸判理墮政不具書書其大者立碑石雲閣中閣蓋侯舊課土地也侯去而士民相與崇廣之以爲尸祝侯所因併記之侯在浙江治錢塘在江西署新建今又改進賢所至皆有卓政侯異時爲侯歷官記詳之以非東鄉故不並書

賀辰常分守魯翁劉公考績序

代襄陽鄭家宰時寓武陵作

郡邑之所以政成事理而百姓無愁嘆之音者其道在上下交孚以相成上不能悉利弊于下下不能自通于上雖龔黃無以奏績自守令而上有臺使者有藩臬之長而其屬大夫又各有分司地臺使者特以簡重持風紀藩臬之長居省會持大綱于守令不甚親獨分司大夫各領一道跨府州縣輒以數十計於事無所不統守令歲謁雖懸隔湖山嶂行露宿不敢以守地不得志爲謝分司或道過其地守令改服手

板郊迎及既至分司先入據館守令屏息入趨庭視  
薪芻廚傳雜謹其體貌尊崇如此故守令嘗慮其情  
不能自通于上而分司亦嘗慮其情不能盡悉于下  
爲分司挈持綱維納之太和一切視成案無所爲則  
宜于守令之賢者而不宜于其不賢者抑或囊折細  
碎爬垢櫛痒以與守令選最則雖賢者不能交孚而  
無疑雖然世之爲分司者有未嘗爲守令者矣故于  
上下之情闇而不能通若夫能爲賢守令者未有不  
能爲賢分司者也何也彼其視爲守爲令之事關節

嘉穴與夫縱折訥畏不能上達之情皆其險阻備嘗  
用能信體恕施與賢守令交孚而無疑故政成事理  
而百姓無愁嘆之音以予觀于楚藩分司諸大夫其  
惟魯翁劉公平公筮仕則令江都稍遷郎署卽出守  
芝城此吾所謂賢守令者也江都當水陸之衝六代  
佳麗之地土沃而民淫其俗輕脆易煽以動芝城雜  
操五方之民源陶其中悍勇好鬪其俗輕險樂禍此  
皆爲守令者之所難而公優遊坐理卓有循聲此猶  
秦越人之于方溫良寒燠金石水火之劑櫛比鱗次



天備子集  
勾隱別蠹其所爲理郡邑以事監司與夫爲監司以  
綜郡邑公固已躬歷而備嘗之矣故其分守長常其  
於郡邑之理亂守令之賢否既有以達其隱而通其  
志而公又以直心古道師表吏民廢典利弊寬猛文  
質之宜自不賢者視之若以爲囊折細碎爬垢櫛瘳  
稟之若神君而不敢欺自賢守令視之則以爲挈持  
綱維納之太和蓋分守辰常三年而溪峒籌壘湖江  
千里之地若在庭戶衽席之上政成事理而百姓無  
愁嘆之音吾故曰能爲賢守令者未有不能爲賢分

司者也公今且報政矣主爵者方虛卿貳以待而天  
下多事亦必夙望如公者出而任之而後可則吾又  
將曰能爲賢分司者未有不能爲賢卿貳者也是  
公之屬常德郡侯夢澤張公將謀所以賀公之報政  
郡侯與公爲同年友道洽政成吾所謂上下交孚而  
無疑者也會張公亦已遷秩分守浙西將以其爲賢  
守令者爲賢分司而吾又因張公之請且徵劉公之  
爲賢分司者爲賢卿貳以紀公之報政而併賀二公  
之相與以有成也

賀東鄉孫侯滿考序

戊午代作

上四十七年東鄉邑侯養翀孫公當是秋為考績之期而諸生某等兩書入都門而請一言予郡人也先後所觀東鄉賢令若而人故以言紀君侯者無如予夫誦守令之賢者視其政之廉能事之勤惰而尤必觀其先後宦於茲土者以卜民心之向背蓋賢令之後有賢令以繼之民以安於乳哺之故去而不思賢令之後無賢令以繼之民以驟失乳哺之故去而追憶此其人之賢否可考而知也儒者之言必稱古昔

古所稱愛戴歸往數百年奉以爲君者莫若夏商夏  
商自禹湯以迄於季世中更賢聖之君六七及其亡  
也不過以一桀一紂而遂夷爲匹夫彼以夏商先王  
之澤隆溢深厚其民自高曾至於耳孫世世戴以爲  
君一遇其子孫之不肖若鹿駭獸竄奔逃恐後何哉  
蓋民久安於夏商先王之至仁而予以至虐猶之久  
安於衽席之上而驟置之湯火之地民情何常之有  
譬於嬰兒也撫抱而噢休之猶未得其歡暫一失所  
則至於啼呼叫號不如其願不已然則承仁之後易

於見虐而承虐之後易於見仁承虐之後用仁則所  
謂饑易食渴易飲事半而功倍承仁之後用虐則雖  
一事之苛一念之刻而其民已嗷嗷起矣胡不卽漢  
唐之事以觀之漢之文帝恭儉寬仁升遐之日深山  
窮谷田夫野老莫不哀慕景帝繼之非有大暴刻也  
不過用晁賈之說申約束明法度而七國相叛幾至  
亡天下唐之郭汾陽士卒愛戴猶如父母李臨淮各  
將也代之而軍中生變思欲擁子儀而拒光弼夫漢  
景李臨淮豈習爲暴者哉亦以文帝汾陽之澤有難

乎其爲繼者矣。由是觀之，今之郡邑守令，不幸而所繼者爲暴人也，則固易於見仁，幸而所繼者仁人也，則雖小有糺政，其民必輕於見虐，而重其前者去後之思。蓋予十餘年間，於東鄉令君得二人焉。其始爲富順，傳吾曾公，曾公之爲政也，簡易近民，寬里胥，蠲賑矢，吏不擾民，民不畏吏。及其晉秩瓊海，以五載爲吏，而不能具千里之糧，其後復得洪雅岷源劉公，劉公之爲政也，包荒忍詢，平衡量，釋冤獄，不避疑諉，以爲民請命，及其入覲，待命天官，以五載爲吏，而不

能備楊楯之獻，夫此二君之澤，雖不能如夏商之先王，然繼之者，亦其爲漢景李臨淮時也，而養神孫公適繼之，孫公爲政，吾不知其視二君爲何若，其果能使其民徐徐于子，無乳哺之失，以重前令去後之思歟，抑使其民追憶富順洪雅，以爲不可復也，嗚呼！使公而仁人也，東之民何幸而噢咻長養十餘年於茲土哉！此禹湯桀紂之分，是在公所以自勉矣。或謂公方窮困居滌時，環堵蕭然，未嘗以尺牘于有司，窮視其所不爲，達視其所爲，公必有可觀者，是不然，亦嘗

聞古之言婦德者乎其始自誓以爲宋伯姬也人人亦以爲宋伯姬也不幸而遇盜不能死遂淫佚以終其身夫貨利之誘人至於縮綬爲令而愈甚此亦其遇盜時也君侯其有以自處乎予每惡世之爲文者類皆媚郡邑以成其私故於君侯也不以誦而以規公勉之予且日幾幾望之

賀吳縣丞陞寧波定海衛經歷序

辛酉冬

瞻岳吳公之丞東鄉而遷定海衛經歷也其僚屬士夫相與勅帛以紀公之成而徵言於予竊惟天下之軍政蠹穴蝨孔不可勝竊而其最可笑者莫如今日衛所之軍與郡縣之民兵及保甲之兵郡縣之民兵本以衛城池備非常也而有司但使之居則勾捕訟牒行則清道騶從而已無論不知尺籍五符卽其私相領授包占名額有司已不知爲何人况驅之守禦乎保甲之兵其人非盡能執殳荷甲也黨里具其名

縣官執其籍所得者單寒下帛飾文具而已驅之赴敵有見而走耳至於衛所之軍議者徒追咎於勾補之不嚴也占役之繁多也汰黜之令過刻雖贅婿義子一切不錄以致額虧而伍空也雖然勾補卽嚴矣役不占矣汰黜卽不刻矣能令兵強乎夫仕之子未必能爲仕商之子未必能爲商兵者本責其拳勇股肱騎射舟楫之便巧也而盡取必於祖父孫仍以爲世世能如國初從軍時有是理乎此所謂制定於數百年之先因循蠹壞而不可支者也公今去而爲

定海爲其衛帥者吾不知其賢否何如其衛之軍政吾不知其脩復何如然予竊聞寧波之爲衛本宋沿海制置之司至正間方圓珍據而有之太祖削平僭僞收方氏餘卒及征行之軍以爲衛其後分置定海昌國諸軍嶂隘關險星羅碁布湯信國實經營其地海上無虞者百有餘年嘉靖間倭奴之變衛所幾不能軍致調募苗狼閩廣以益之所過剽劫民畏客兵甚於畏倭議者徒歸罪於巡撫朱統而不知衛所單弱不得已而召外兵非統之罪也故議者欲以土

著實衛兵、今以吳公之才、必得志於其帥、得志於其帥、必得志於臺司、郡守、倘循吾說而行之、不必言勾補、不必言占役、不必言汰黜之虧額、而但留其壯勇、罷其不能軍者、募土著之敢勇、健決以實其額、而爲之優其糧餉、立其程限、三十而籍、五十而歸、農使各護其墳墓、妻子、其視以客兵名禍、與夫取必於父祖孫、仍強不能以禦敵者、勢固懸絕也。勾踐以君子六干、抗衡上國、其所賦兵、皆寧波地也。今其人上下舟楫、疾如風雨、且有以其技應募於沿海諸衛者、象歸

彼寧人、護彼寧海、亦何不可。若不然、而以勾補清稽之法、專其責於衛所之額軍、此吾所謂仕之子未必能爲仕、商之子未必能爲商、而欲使兵之子、世世能爲兵、自軒轅以來、本之有也。吳公勉之爲丞、而得志於其命、一邑之惠而已。贊政於衛、而兵強沿海、數十州之福也。故不以不文辭而爲之言、名立於國、得

一人爲日田、然吾觀其人、大率皆愚、沉毅於勢、利而後、所以有放夫、蓋自去、越、亦、相、探、天下之

天... 必得志於... 不必言... 文... 其... 自... 商... 文... 事... 其... 責... 文... 寧... 人... 董... 寧... 或... 亦... 何... 不... 可... 若... 不... 然... 而... 以... 於... 蘇... 青... 辭...

賀徐如山年伯七十壽叙

丁卯春

古慷慨節俠之士其身雖不用於世必有所寄焉以見其才其寄也蓋將有以用之非盡以爲息機也吾常執此以觀人有既用而蟬蛻於功名之表推其餘猶能與人主爭臣妾之利者於春秋得一人焉曰范蠡有不用而待時卒能行其志功見名立於三國得一人焉曰田疇然吾觀其人大率堅忍沉毅淡於勢利而後可以有成夫蠡自去越而辭齊相擇天下之中而居于陶候時轉物致貲巨萬疇以劉虞公孫瓚



之故躬耕徐無山中、環而歸之者、五千餘家、以布衣而立、殺盜、誣訟之條、婚嫁學校之禮、此吾所謂不用於世、而有所寄焉、以見其材者、其後疇以曹公之衆出、盧龍、登白狼、立功塞外、竟雪仇耻、然後知疇之寄、其有以用之也、若夫蠡之息機、有不待居、陶而見之矣、當其陽節未盈、陰節未極、勾踐比四、欲用其民、而蠡不可、蠡之以息爲用、用而復息、視疇差異、然至於辭會稽之封、却亭侯之賞、雖以勾踐之伎、忍曹公之虛誠、不能易其志意、則其堅忍沉毅、淡於勢利、其歸

一也、予嘗推此道以律今之人、而得吾年伯徐如山先生、先生之子思皇、與予同舉於鄉、一時同籍兄弟、逮事父母、與爲其父母者、莫不色喜、雖其親戚交游、且以爲光美榮寵、然先生是時方泊舟潯陽、渡彭湖、不一日可就思皇之養於南州、而先生維舟東下、不之顧也、予已心儀之、以爲度量有過人者、既而詢其詳、則思皇甫生、而先生已爲西蜀之遊、思皇已壯、與其兄柱國先後試學宮、聲稱藉甚、而先生未嘗一歸故里、若小丈夫揚揚得意者、竊計國家以爵祿名

位奔走天下之士士枯形列心幾得一遇不啻如會稽之封亭侯之賞也先生之以息爲用以用爲息雖未可知而其堅忍沉毅淡於勢利則古之人有難之者因是以觀先生之所爲用則考其杖履所至自夔巫忠萬荆襄吳會諍者取平分者取宰困者取食與衣先生部署其人如部吏士然後知先生之寄焉者非盡以爲息機也於是先生年七十矣思皇迺江漢而壽先生於荆同籍兄弟謀所以爲祝雖然導引吐納其人常自廢於物外卽壽如喬松非先生之志也

意者以息爲用則壽先生者無如壽國之說矣古者將圖中原必有事於荆襄其經理陝右必以蜀爲進退之地非獨以其形勢便利也議者常欲推擇其豪使爲嚮導或因其智勇便利使規進取或用其財以壯軍實募屯種皆先生所優爲而數年以來西南彝騷動陞兵據險先生客遊其地必有如范蠡田疇志雪侂耻而陰爲之計者督撫重臣物色其豪必在先生吾見先生之以息爲用也會稽之封亭侯之賞所以壽先生者意在斯乎皆曰是先生之志也因授諸

簡而使思皇致辭焉

聖訓而創為之旨皆辨重引證其稟必亦  
繼踵則其對劍武主客茲其必自取前  
非軍實表步對皆武主視對為而讓平  
以來西南羣  
蚩為警難也因其皆與對其相以  
出六世非對以其派裝對其相以  
洪圖中京必亦事效其難野刻亦必  
以置為  
意者以息為其相壽於主皆無收壽  
國之信矣古昔

賀郡司理黃公榮考序

上三年之十月為吾郡司理黃若鏡公考績之期而  
郡諸生黃甲余允升輩函書都門徵言于不佞英以  
紀君之績英 庇公宇下而習公之政最深故不敢以  
不文辭竊惟君子之筮仕也嘗患其位不足以配其  
才與德若夫州郡之職而其任與大臣等則惟司理  
為然故必才與德者然後勝其任而君子卜其任大  
臣之事無疑也 國家建屬設官雖六卿之長不得  
通治他曹而天下之事無所不統則惟宰相長行之

諫官御史長言之而已矣其在外服則雖藩臬大夫  
刑名錢穀各有專屬以及數百里之守百里之令皆  
其境內而止獨兩臺使者提封萬里無所不攝而司  
理嘗佐其舉察黜陟以按百城之屬吏又爲之刑名  
錢穀師儒勸課兵防驛傳稽其出入盈縮登耗以興  
廢其利害而告之臺使者非若他官之治其曹伍及  
其境內而止也然則天下之事宰相可以無所不行  
諫官御史可以無所不言而在外服者惟司理何以  
無所不攝此吾所謂大臣之事也黃公之司理吾郡

也公以名大夫之子早服重績廉敏自持而溫良仁  
恕哀矜惻怛之意出于經術者爲多其人以文附衆  
以武糾惡其所佐臺使者先後賴公以成其美爲石  
蓮汪公佐中謝公其所廉察萬城之屬吏興廢其利  
害惟公之是從者自洪瑞臨吉十數州環江以西提  
封萬里之民無所不被則吾所謂作而任大臣之事  
卜其無疑者也然則諸生舍是何以紀公而不佞  
舍是亦何以紀徵公哉主爵者將因公之報績而類  
次公之行事以待上之名公而大用焉則必以此名

天備子集 卷之七  
諫官也名御史也可以無所不言而勝其任者也則必曰此異日之公輔可以無所不行而勝其任者也昔之爲膠東守者至以胸臆約結無所見其長爲憾而爲九卿者功名減于治郡時彼其才與德非可任大匠之事而無疑故其效至于治一官一局而止若夫公之才與德則吾蓋于筮仕占之矣天平事可以無所不言而無所不行豈待公之爲諫官御史爲自輔而後知之哉故因公之考績以是爲諸生告而且次其言以爲公券使主爵者得而採焉

鄭母張太君六十壽文

己巳春代作

廣陵有隱君子不公卿而利施於國不宰而鄉之人服其政教蓋上自王公貴人下逮市井閭右不問而知其姓名者爲太學東里鄭公然人知公之所以立身成政而不知其佐之者元配張太君之助爲多公有弟從周有子超宗暨其猶子伋錫皆先後有駿聲超宗伋錫又相繼躡高榜爲時聞人然誦東里公之賢者終不以其子弟而以公之居身在萬石太丘間其慷慨然諾又若與朱家季布郭解相上下故天下

雖不以其子弟爲公賢而不能不以多太君曰非太君則公未必不以是而孤故吾於太君無間言太君以高門華胄御百兩之將而歸於公公盡廢其奩中裝以佐甘旨施故舊太君曰是當然公習舉子業幾得志於主司數矣已而尊屬盡衆推公爲五世長給其食指千或謂公獨賢太君曰是當然異時海王之筭部使者行部揚州揚事百千孔不可療衆推公以利國便事上請或謂公獨賢太君曰是當然里父老子弟相豪長或半費其貲訟且盡以聽公言與否爲

成敗得一言且中解或謂公却謝太矯太君曰是當然救天下之多公者不以子弟賢故爲公稱而嘗稱太君歲已巳之七夕嘗爲太君懸悅六十之辰受德於公與太君者聚族爲太君壽趾相屬也王子曰國家軍興費半倚海筭自塞下入粟之令不脩海筭壅廢時得賢豪長佐使者使者得以其政聞蓋東里公不仕而利國如此其所居又時分郡邑有司之半辟與衷者聽焉乃予讀前史如秦抵劉巴及唐劉晏數君子皆能清蠹起弊驟致富強其時君賴之此得

志而行道者耳若夫仲連古稱排難釋紛當其射聊  
城入三晉斥不帝秦崎嶇戎馬之間亦豈復更有賢  
智婦如仲連成高蹈風與之偕隱者此太君所以益  
爲東里公重也今壽太君者以百計按其重輕孰與  
是言而超宗今方爲文學顯人二三昆季皆巉然見  
頭角其顯揚太君者未有已也然予聞太君甫十齡  
輒能却燕遊諸女子皆敬畏嚴憚之歸於鄭事舅姑  
極孝謹常以儉約自將持梵法如脩行律若是者不  
獨其德宜膺壽報又有所以致壽之理焉故製錦勒

辭遣使而致之超宗超宗其述不佞之言以告太君

吾知太君之怡怡陶陶而舉斯輝也其也其子文而

貴則爲其親者衆目之所瞻與禮之所倫次傳在是

矣使其親不能自諭於道則其子之文而貴者蓋將

使其親播其行於天下也其親能諭於道則其子之

文而貴乃足以榮其親也矣親能諭於道必常從事

於學問而世之所指爲學問者必文彩足以動衆

視詞命足以行遠此於聖賢之質行無所當則未

元公之於李初平

功以三晉亦不吝秦疇驅戎馬之開亦豈復更有暨  
 智婦如仲連成高蹈風與之借隱者此太君所以益  
 為東里公重也今壽太君者以百計按其重輕孰與  
 是言而越宗今方為文學顯入二三昆季皆巖然且  
 頭角其顯揚太君者未有已也然予聞太君甫十齡  
 賦能超異進諸女中皆敬畏嚴憚之歸於鄭事舅姑  
 吾吹太君之德歸而舉洪獻所行德若是有者不  
 彌蚩蚩而姪之致宗族其豈不於太君以壽太君

賀吳心泉七袞冷壽序

垂申慶

世之壽其親者莫不曰其子文而將貴也其子文而  
 貴則為其親者衆目之所瞻與議之所倫次皆在是  
 矣使其親不能自論於道則其子之文而貴者蓋將  
 使其親播其行於天下也其親能論於道則其子之  
 文而貴乃足以榮其親也矣親之論於道必常從事  
 於學問而世之所指為學問者必文彩足以動衆辯  
 說詞命足以行遠此於聖賢之質行無所當則未足  
 以盡學問也周元公之於李初平去今已遠姑不暇



論嘉隆以來文成之於王心齋董從吾雖其師友淵源比之聖門或有少愧然其幸而得與文成上下就其一家之學當是時雖強識博聞之士有遜焉者此學問之明效大驗也而論者常欲以霍博陸爲言是不不然予考古之名公卿其學也必先之以事或世其官或世其業如周禮五官之屬大都皆世其業者西漢之初尙存此意故太史公曰居官者以爲姓氏而釋者以爲如倉氏庾氏之類然則古之仕未有不學者其學也於刑名錢穀工瞽藝事兼綜始末就其

業而精之卽以爲學特謂之不事帖曝而已吾常以此論今之人苟其天性質行舉動合義無愧於聖賢則亦何羨於王心齋董從吾焉廷美二三君子使專美於嘉隆之際而又使其鄉推以事族推以政部署仕伍分長令守貳之責則又安在非古之以仕而學者若夫閩內之助能如是以佐其君子默合於鷄鳴葛覃之義皆予之所謂學也蓋十季來求此於交游而知其父母之賢曰心泉吳公與其配吾太君公以廉吏之子幼而失恃讀書僅通大義而忠厚正直處

事明決有古義俠之風太君實佐之以成其德公有叔祖登進士爲大理評以子幼而屬計於公公能約束臧獲綜理無留難其子長而還其籍潔已無私其才且廉如此遇疫厲同室病者相枕藉公與太君手饋粥護持無所畏久且不倦而卒以無恙公於是時家愈落爲德愈甚里有諍不煩有司獨執公抵衷公不爲自潤計意所不可雖強有力者不爲屈卒亦愧服無間言於是公頗爲四方遊所歷各山川輒能言其要害阨塞風土人物常指授其子仲升曰此用世

學也公學問得諸天性蓋有心齋從吾諸公之未及者而太君所逮事翁舅極孝謹值公有四方志則督家政課諸子不以煩內顧值公族代豪俊太君時以布素雜綺紈妯娌中無所羨值公家計旁落百費拮据不欲以愁苦生事減公所以爲長者好修地比仲升試諸生輒獻太君不爲喜試鄉闈輒屈太君不爲戚則又吾所稱鷄鳴蒿蕈之義合於古聖賢所述者未可以不學論也於是太君以壬申五月十九日壽七十而公長太君七年及門於仲升者願有言以祝

天備子集 卷之七 四十一  
太君而祝太君必先公且謂公七十有七去八十僅  
三年將預祝公爲期願徵也因謂與仲升知交莫如  
予遊仲升之門且五年莫如兒斯駒予固不能以不  
文辭也因述古之所以爲學與古之名卿大夫所以  
爲學者不在於咕嚕記誦之末而誦公之質行與太  
君之合於詩人之義者以爲祝使異日有按我明之  
藉而評其世考其事者必將曰心齋以附文成蹟而  
公不藉青雲之士以聲稱後世又況仲升之文而將  
貴其爲揚親之美固有什伯千萬於此者以是循酌

而進公公與太君陶陶而舉仲升之觴與及門之祝  
豈俟予言之畢哉吾友所敬陳公壽六十公之姻友  
相率爲公壽而先以予言因憶予以舊曆壬子初交  
所敬今二十年矣是年與所敬同試於鄉闈從南昌  
酌酒賀所敬四十壽所敬偕嫂氏與俱俯仰二十年  
間坐客數十人獨予與所敬俱徒飲飲噴故樂相慶  
無如予知所敬無如予所與共昔昔升沉之態亦莫  
如予窮嘗論昔人稱贊公予無如平原信陵兩君  
如予窮嘗論昔人稱贊公予無如平原信陵兩君



節兩公子非獨好士也大約一念惓惓不忘宗國常  
欲結奇智勇畧之士與強虎狼之秦爭社稷生民之  
寄至於田文晚節以魏西合於秦中立爲諸侯皆宗  
國而事仇讎而文亦不能以廟祀終君子無取焉獨  
怪信陵所取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當  
時莫不非之然卒使公子趨駕歸魏者此兩人力也  
味其言詞義端嚴如大儒君子非戰國策士比故常  
恨史逸其名而又竊嘆兩公子不幸生戰國使所好  
皆陰謀詭秘戰勝攻取之徒若令其優游相國食衡

山九江湯沐地則必將爲呂覽淮南之書勒成一家  
言而其中吞吐日月出入水火迂怪幻誕豈不能使  
鷄犬皆仙如八公之爲者予觀所敬以貴公子爲名  
士其尊人以名侍御有聲 神廟之初故老傳其按  
演多所平反而壽考多男爲郡中縉紳之冠或言其  
得彭老之精而用之而所敬爲其第五公子少年時  
不好擊劍馳騁獨折節爲忘勢交所交皆一時名傑  
如通政章公仲山巡撫丘公毛伯吏部魏公士爲皆  
以未遇時爲所敬所尊禮此外歲待所敬而館穀者

若千人所推服嚴事者若干人所敬雖好士然終不以幕客勦記爲淮南呂覽之故事獨時時取其春華秋實醴醪停蓄澄源衍迤得其成於意言之表及細觀其微則博徒賣漿鷄鳴狗盜之雄亦時時出所敬之閔意者天下多事將藏無用於有用卷卷當世如戰國兩公子之爲未可知也然所敬少爲名公子不色喜老困場屋不色憂其長公錫周以辛酉登賢書所敬遇士樞僕循牆禮益恭既而長公不能終事所敬所敬無炎京芥蒂於中飲酒居內行彭宅之術如

先侍御所爲則又似枕中鴻寶秘書海上三神仙之屬蓋將有遇者由是觀之所敬之壽未有量也天下何常之有秦穆公勲稱五伯而功成於七十飯牛之翁張柬之老而見用遂能反周爲唐宗社晏如而魏武帝亦自謂去官之後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各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秋夏讀書冬春射獵蓋古之英雄其所以自待者如此今一不遇而嘆老嗟衰鬱鬱不得志此於古人度量相去何如予願與所

敬共勉之戰國兩公子之為不足多也所敬聞之可  
以慨然而懷想矣

賀石雲王父母榮考序

癸酉秋

上卽位之三年、江西巡撫瑤海魏公疏請以石雲王  
侯知東鄉事蓋先是時侯以攝新建奏最且卽真矣  
公軫念疲邑憂其積蠹惠賜仁侯侯不鄙下邑起衰  
振廢芟除慝奸民燠吏威績用告成越二年壬申部  
議將以侯就徵適會閩廣寇至屠掠郡界列城震驚  
新撫石凱解公兼程入境道東鄉目侯所部署訓飭  
申戒城守先聲寇奪復疏請侯改進賢且移書吏部  
借侯暮年增城固堞壯首郡籬籬先時鍾陵之命

下東之士民聚族咨嗟曰自侯之來盜徙於他境戶  
庫胥無所因緣出入催科有程民用不擾今侯且去  
盜之徙者復歸戶庫胥將變亂其畫一獄訟無所取  
衷且均吾撫軍魏公舍新建而急東鄉解公奪我而  
急進賢環江西數千里均是土也南東其界不汙詔  
柳桂是防而守南昌爲門戶吾儕小人饗其利爲有  
德不佞南英進士民而告之曰爲政之經有機有權  
有張有弛有緩有急解公之從政也新故先其機權  
首簡屬城優異吾侯告之天子然後人心奮旌賞

明情吏失職者以懲北江南虔守令向風思以自效  
民山行露宿靡有戰兢駭侯之聲稱是賴且侯勤吾  
邑兩載於茲旣疆旣畎旣疏旣決調和剛柔頑良胥  
悅若夫鍾陵則有辭矣解公蓋視其故府凜凜然不  
能以終日奪我予彼是謂張弛是謂緩急又明年侯  
將考成且以免覲齒而予別侯而北念不可以無  
言竊謂吏道之失患無實心愛民任事其人而巡撫  
以保釐撫御激揚清濁爲權常患拘牽文法措置失  
宜若侯之治邑如家愛民如子治盜懲蠹如治稂莠



皆可為後事法程而解公借侯於及瓜之期政治劇  
 邑更張其故習又以風厲十三郡之為守令者皆存  
 心斯民晚近世不多見也侯為政不可具述至其機  
 神明敏端尾究竟遇事立見殆有天授予既已碑而  
 記之故不復詳而姑述東人之私侯與魏公之所以  
 急東鄉解公之所以急進賢者則侯之殊勞可以概  
 然而想見矣然與述東人之私侯也雖正告之而終  
 不能忘情於其言則予猶東人之意也夫且刻碑焉

賀潘昭度公祖榮晉左轄序

癸酉春

六年春江西湖東分守使者改嶺北道廷議以闕  
 廣寇掠湖東失事監司宜得其人當選才幹能臣往  
 鎮之乃以巡南昭度潘公晉秩左轄改鎮湖東行撫  
 州建昌廣信軍事於是巡撫都御史石帆解公巡按  
 御史新寰王公僉議以寇甫息瘡痍未復兵餉善後  
 事宜挈持綱領關十三郡最憲莫如省會相與合詞  
 上請有旨仍以左布政使分巡南昌瑞州屯田軍  
 務公旨下屬吏士民驩呼祝忱願有言以紀成績先

時公以五年三月自福建按察司使晉江西右轄是  
年闖廣賊自桂陽郴州破南安掠贛州巡撫鎮城從  
贛州殘吉安巢富田四月至吉永豐去豐城縣界四  
十里豐城爲公信地公始至南昌營兵庭廡不滿三  
百公檄贛州南康兵赴省會首捐俸倡布按三司官  
歛餉招募公先固外藩命故劉將軍從子以其家世  
器械待命于門往援吉安次截守信地命豐城知縣  
率將領禦永豐樂安界又遣將防三江口部分既定  
乃命南昌知府覈保甲兵爲計四營分遣幕職列柵

城外公自居守或言寇且近蓋閉城門禁往來者公  
不許民樵薪汲負如故是時舊撫按以庇護南安失  
守狀匿贛吉諸縣失事不報公手書達兵部部尙書  
爲請南京操江兵援南昌先聲旣播又急移文迎新  
撫培上時新撫解公自玉山至安仁得公報且喜且  
愕曰吾入境五百里安行徐徐未有以羽書言賊者  
兼程至省與公會賊是時竟懾公威望又所遣前鋒  
入豐城界覓營地不獲紆道入撫之樂安縣屠崇仁  
掠宜黃所至焚擄無孑遺刃耄稚淫屠婦女官吏皆



原件短缺

持金帛手板迎款境上飽乃去去復由吉永豐往返  
豐城界不入南昌信地寸步士民歡嬉公益處不憚  
分命幕官置火器稽兵食招義勇兵爲教師公固掌  
鹺政捐鹺稅之入增省會及進賢城堞內設標中前  
後左右五營外設沙溪白羊樂安廣昌四營增水哨  
造營哨房常如寇至時經費皆出公措置不煩有司  
明年新撫解公下其式他道郡適寇從閩廣界勝胸  
睥睨不敢發鬻公是賴予謂 國家倚重邊吏內賦  
民爲士兵設使者董其事承平耗弛賊至不能戰

公憐才好士捐千金增貢院試廡令高廣捐八百金  
築梓溪圩加南昌新建馬戶工食運千二百餘兩懸  
驛疲清屯田鹺蠹諸瑣政不具書書其大者概嘉備  
公之和與以有成又以爲公行其計於 祝道功也加  
此使盡用其策東北邊故地可指而有也下施至不  
能與布草與士爭較廣狹而其源每得之好學自古  
忠信篤行之士往往槩見於世若夫衷於義理彬彬  
質有其文者吾於公庶無間言公少服祖道峯先生

憂城界不入南昌信地寸步主民歡嬉公益處不懶  
 必命幕官置火器積兵食招義勇兵為教師公因掌  
 版政捐釐稅之入增省會及進賢城堞內設標中前  
 地動盡用其策東北與對賊匪謀斷津此營增水省  
 公之能與民齊死又好為公者其皆然置設西牙地  
 驛築書田田編畫精飲飲不其薄善其大澤澤嘉  
 業耕必致誠兩昌縣縣民工命家荷重百餘兩項  
 公勤不致士財千金會真則結眾令高歡財八百金

賀連平川七十壽序 癸酉春

六年癸酉仲春之八日是為平川連公七十之辰公  
 子璧如予同門年兄弟也義當有辭以告同籍以侑  
 酌者竊謂天之壽人非獨以其行而已視其一念之  
 所及以為仁之大小蓋有身都卿相仁不下施至不  
 能與布韋寒士爭較廣狹而其源每得之好學自古  
 忠信篤行之士往往槩見於世若夫衷於義理彬彬  
 質有其文者吾於公庶無間言公少服祖道峯先生  
 之訓從受性理大學衍義諸書自制舉業行士急於

天庸子集 卷之七 五十一  
勸諭司馬文正考亭夫子編年之書五經論孟儒先  
之注凡大槩以爲獨狗駢肢而已公訓壁如昆季倦  
倦首以是書爲言故其所得於古人時有先憂後樂  
之意不幸以不得外事其太公太君代父爲父率戴  
孺人代母爲母撫孤弟拮据婚嫁不能竟其志於進  
取而生三子讀古人書一念未嘗忘天下其志有可論  
者公天性質朴結衣敝履族子有以素富貴進公者  
公呼壁如語之以是義也其惟居天下之廣居乎孟  
子之學本於子思富貴不能淫蓋素位之君子也當

之者夫子之浮雲舜禹之不與而已其尙論大都類  
此生平惡南華以爲晉人之清談五胡之瀆亂其禍  
蓋始於任放而時取其齊得喪忘物我以爲克其曠  
識有任天下之氣至於忠義烈孝俯仰追慨讀之嗚  
咽啼泗蓋生平一念未嘗忘天下其源皆由於好學  
至其孝友出於天性居恒飲食念太公太君年未五  
十而身過其曆輒流涕不自已此於忠信好學蓋兼  
之矣或謂公事父母撫四弟當歲己丑災祲旱疫公  
慎終如禮與四弟俱免人以爲孝友之感弟少孤旣

爲之婚聘，又爲之養，其孤子女命璧如數千里爲奔  
其旅櫬，雖家人常節，然事極難，巨皆有可書者。若其  
仁心爲賢，吾所謂身都卿相，不能與布韋較廣狹，則  
前所謂忠信好學，其要歸於仁，可得而論，則天之所  
以壽公，乃可得而論也。然竊聞公之屆壽期也，諸凡  
授筐徵幣，奔走奉觴，公盡却謝，且蹙頞而語，璧如曰：  
吾行年七十，經歷人世，未有如今日者。閩廣寇毒，屠  
掠半撫郡，吾谿雖不及，而逃徙殘破，所在失業，地赤  
井枯，汲水於外，同室相求，以斗爲量，責償如數，歲未

及冬，穀價騰踴，已如春夏之交，族人不能舉火者，  
至於天下之大，水旱盜賊之故，耳目所不及者，何限。  
人方憂生，我獨侈壽，謹身節用，以事父母，孝經之志  
也。公之言如是，嗟夫！天下漸多事矣。縉紳士大夫苟  
全身名，其最甚者，壬申之變，崇仁樂安宜黃三縣令  
故籍閩廣，無不與寇通，叙梓里，輸金帛，獻名馬，貢火  
器，惟恐後所屠戮幾萬人，談笑相視，匿不以爲上聞，  
不能保民，又從而蔽之，其設心視公何如？殆未有舉  
仁人之言如連公以告之者，善乎公之訓璧如也。竊

聞公之詒湯誓武城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推而下之一郡一邑一家之長所部有罪罪在長者夫長郡邑與家者其以不得罪於郡邑與家爲不得罪於君父乎嗟乎如公之信此聖賢以天下爲已任之意也不得罪於天下惟仰體上天好生之德者能之仁之大小豈以位不位爲限哉然則吾將舉是以祝公仁者之壽固不在春秋奇偶百歲期願爲指數也願與璧如勉承公之訓而已

祝陳太夫人壽詩序

癸酉春

士出而佐當世四裔賓服中外乂安百姓垂老戴白不見兵戈盜寇之憂次亦一道一郡邑部無冤民又推其所自歸諸父母存諸長老若是其可以爲仁乎夫逆而施之慘於刃與挺然後知順而溥之者堯舜之所猶病也自聖賢之學不明學者昧於理一分殊之故仁民愛物之差等蕩然無紀於是有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是可以爲仁歟夫放覺渡蟻非不合於遠庖廚之說原先王之意蓋慮夫後世有不



能廢物以全禮者矣。夫既安忍而自食，其心始而殘於物，因是而漸忍於人，故遠庖廚以養其心者，所以爲推恩百姓之本，非爲愛物而已也。陳怡雲先生視學江西，奉母太夫人就養署中三年，以奏最分守嘉湖，諸生之爲詩以祝太夫人者，篇相續也。太夫人生平持殺戒，先後誕辰，遊先生之門者，不敢具牢醴鮮割，相與釀金刻經以爲壽。先生復廣論語仁者壽之旨，徵引經傳子史稗官小說，凡好生之言，彙爲仁壽編，以風鼓暢導廣太夫人之仁於天下。然予觀太夫

人仁孝出天性，居恒朋人之乏，唯恐不給。先生以刑官筮仕杭州，朝夕入侍，必問平反幾何。歲冬春必捐紡績，買薑木草，苦施諸纍囚。有凍病重辟，太夫人命先生爲予假，如期而復。幾於太宗之縱囚，比先生宦豫章，惓惓以廣學額，寬斥鑄，拔孤寒淹滯爲言。先生對以功令之嚴，太夫人蹙額久之，或言章江患風濤，覆溺可梁，以免議者難之。太夫人曰：畏難而議先格，非也。命先生爲之首施，此與昔人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於仁孰大孰小，不可概見歟。吾惡夫

世之人猥以放覺渡蟻同類而並觀也故因諸君子  
之祝而序次其大意如此昔之子弟祝其父兄其詩  
且以祈黃耇而邦人祝其君公其詩曰萬壽無疆仁  
於家與國者欲其久於此位如斯也若夫祝其君而  
併上祝其君之母其詩曰令妻壽母至於祝其師而  
因祝其師訓之所自揆之風人之義固有合者夫督  
學於子弟有刑賞黜陟之任師道也兼有君道焉諸  
生詩多不具錄錄其所以颯者異日百歲期頤斯編  
也固將執簡而續之矣

賀誥封鎮遠侯顧母張太夫人六十壽序甲戌  
鎮遠侯贈少保進吾顧公之嫡配夫人張氏今少師  
嗣侯超之錦衣勲衛不盈之太夫人而太師英國建  
石張公之姊妹太夫人從少師京邸歲丙子二月朔  
日爲太夫人六十懸悅之辰不盈以假滿還朝與  
稱觴會因念所以爲太夫人壽者先期徵詞於江南  
北文學之林而不肖南英以通家子禮宜率先諸士  
紳陳其家世勲伐與太夫人所以相少保訓少師爲  
國虎臣之誥且以代不盈之述言而致祝焉竊嘗考

習掌故自 開國 靖難以來道德勲庸天盟部謚  
其間父子祖孫如河間之有定興東平之有平陰黔  
寧之有惠襄忠敬武定之有定襄雖功在 先朝而  
至於居官廉謹清慎不苟未有如鎮遠之多賢者維  
夏國武毅佐 仁皇居守以謀全北平而不忍將兵  
得事新舊 君之體其後襄恪之鎮湖廣囊無餘貲  
榮靖榮僖先後總淮漕督京營兵皆以廉幹無私爲  
士論所歸而 英廟之季尙有讓侯高隱其人史雖  
軼其傳而世多能道之者竊意其家世多賢非獨繼

武紹先之力其妣續嗣徽必有人焉而今乃知有太  
夫人太夫人之歸少保時少保元配先夫人馬氏已  
舉女子二側室劉氏已舉男子二而是時先侯仰葵  
公暨妣胡太夫人皆在太夫人事尊撫紉內外無間  
蓋昔襄恪之廉不能具殮葬以英國寧陽恭靖王而  
後爲率布帛供大事鎮遠之貧爲英國之素交數十  
年而太夫人安而歸之自少保嗣侯及 光考 喜  
廟登極皆誥封夫人其後以少師拜爵進封太夫人  
而先後遇 兩宮徽號 康靜 明肅兩聖母太后

上升太夫人率先命婦趨蹌進退唯謹其事少保常  
僉書左軍都督府事會西寧爭立少保獨主當繼者  
府部大臣迫於公議陰啣之遂以軍政察致終身奉  
朝請太夫人怡怡無愠諷其後遼事興少保常三疏  
有所陳畫移宮議起請無大驟以安宮闈先時勲臣  
奉朝請無得贈者時論不獨以多少保而益多太夫  
人之賢佐爲多然自太夫人歸少保二十餘年先後  
子女十人側出者子女各三人太夫人均愛無私少  
保亾始爲不盈婚兩嫁季女代少保爲之資遣榮僖

從孫之妻有寡不自給者召之同居與庶長子之孀  
媳同持釋氏戒其小節又有足多者今上登極少  
師以祭告南嶽奉太夫人止武昌祀竣奉太夫人自  
揚州還朝而不盈先時以丁卯解侍衛休沐江都  
從太夫人武昌還守夏國瑩凡八載而歸京邸侍太  
夫人膝下力不能以江南之重錦兼金名珠大貝妖  
歌艷舞爲太夫人稱百歲觴而獨惓惓於立言修詞  
者之貴異哉不盈之志也夫天佑國家必有將相  
重臣不二心之士而左倚毗世臣篤生豪傑至於綱

羅舊聞搜金匱石室之藏傳之通邑大都自史漢而下僅數君子在於昭代充爲曠才使有能脩明其業必推其所自歸諸父母聲施後世况於出自世臣合郭忠武鄭端簡爲一人其是以壽太夫人乞營卹陵之視予未得交少師而與不盈語最合不盈杜門著書傲居質貸環堵蕭然先世朝宿湯沐之產半廢其籍其來江都辭傳却廩募舟輿而歸近者脩明史代之學漸次成帙而明瑞紀實先成其用意良深上聰明好學不盈帶刀侍衛之暇試奏一篇因以

見其當時得失人才進退忠佞之謀上必有所嘉

納因以及二祖列宗修己用人治內籌邊之略

則端簡不在文階而所以爲郭忠武之威勳不僅雲中上谷如是而千百世後知有不盈之書者必知有太夫人卽爲當代書者不盡不盈其傳烈女也亦必知有太夫人而指次異姓諸侯錄其胤緒比於禽父呂伋亦必泝及太夫人吾所謂姒續嗣徽非獨續武紹先之力而已也旣以是告不盈使授酌者又代不盈爲太夫人行述以告江南北文學之士使皆顧吾

言而侑觴太夫人旨斯酒也亦奚美乎八千歲為春  
秋哉

秋哉



賀少文李老公祖壽序

代潘昭度先生作丙子夏

少文李公理南昌之五年始以五十稱壽次年為崇  
禎丙子六月之三日諸生相與稱觴奉詞祝公如初  
度而帥生宏傳孝廉鼎銓附幣微言介艾千子以請  
予於虔蓋帥生大父為先正惟審先生則少文先  
太師李文定公主會試所取士而孝廉傳君則少文  
閩中所知遇也予因謂千子今何以壽少文固當徵  
其行事考其家世詩有之貽厥孫謀又曰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請言所以以太師券少文者千子更端數

進其始則曰太師少從王心齋林東城湛甘泉歐陽  
南野數先生究性命之學其後終始揆庶發爲事業  
得之學問爲多今少文以經術淵源沉思博綜理官  
之暇輒進諸生講義述業淹通國乘其學以理性  
情求經濟爲務夫學先識仁仁者必壽請以太師券  
少文予曰是得其本矣則又曰太師在先朝加意  
元元與民休息異時度支日窘太師常條例宗藩疏  
止營建土木諸所罷太宥羨金織造歲幣惠民無算  
今少文理南州所條議風采臺評司酌一切尙重成

畫傍及十二郡利弊廢興持衡平反以千百計自此  
以往出入承明惠民愈廣而南昌其始基功名福  
壽亦當如太師請以是券少文予曰是政也不佞曾  
紘曩待罪南巡惟理官是賴蓋得其用矣則又曰太  
師嘗主薊遼城戍增臺堡爲百年利其後持要領操  
縱胡雛至老酋款塞受漢索邊陲晏然頃壬申流寇  
之變當事者增兵建營題設戎弁加銜名色高廣  
雉堞自省會及豐進一切議餉議募議工築取辦理  
官蓋庶幾兵力折衝爲江右永利如太師之萬一予

日、是役也、不佞紘實左右之、蓋得其緒矣、則又曰、太師處華亭、新鄭之間、調停先後、休休閒闕、華亭攻、太師救、以正、新鄭剛、太師克、以柔、論者謂太師處智勇爭勝之中、今少文之理南昌也、其郡守數更變、有新鄭、有華亭、或徃徃似之、公中行獨復、久而交孚、上逮於臺、使藩臬、居官人人殊、公端處變應、圓方自如、四氣畢備、是爲壽元、請又以是參少文、予因是喟然嘆曰、昔哉斯言、其茂以加矣、然不佞紘又有進者、昔賢之壽太師也、莫不羨其緋衣橫玉、上尊肥羜、猶及奉

兩尊人於田里、乃少文在壽、則訪升、非世俗祝期、願酌大斗之此、而無主、止宏開揆路、內外均勞、磨斯選者、或積論思、或以樞輔、務邊如藉之楊文襄、今之孫高陽、此皆奔走驅馳、膂力經營、或藉黍稷食、夙塵頓宿事所固然、吾又以先天下之變、而慶爲少文祝也、異日候少文於功成、然後再以千子之言爲參、而併得以歲時伏臘、從少文尊公後、緋衣橫玉、上尊肥羜、偕少文羣從、序弟如太師之於永懷、公賅其斯爲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夫



賦獲辭意可華益謂漢啟太禍文休浪艱卒却其祺  
 而將除以越謂其無歸少文尊公必據定難玉書尊  
 歸此異日對少文父與無難再具干長文言為然  
 舉前辭華漢牌辭否又以茂天不之憂而憂然少文  
 女孫高國批帶衣式謂歸許由聲聲及我我強食風  
 祺發清海熱歸思以誠歸許發以背以對文集今  
 財利謂大半夕此而如主七衣開對部內提既等  
 人欲用果氏少文升衣謙壽限古長非坤欲脈

賀龍田黃公祖六十壽兼膺首薦榮齋赴部序

郡司馬龍田黃公佐撫之七年為今上御極之甲  
 戌是歲十月二日公以六十稱壽先期七月巡按御  
 史新寰王公繼前御史三蘭倪公慕同葉公先後疏  
 薦公於朝而王公特枚公治狀首冠諸郡丞又以  
 巡撫都御史石帆解公之命以公齋江西十二郡甲  
 丁二庫歲進科徵蓋先時例委幕職赴部不如期  
 且慮漁破簡廉能府丞將之因以屬公實異數也郡  
 之紳衿濟濟踳踳長幼以等謀所以壽公且曰公首

臺薦而撫軍又托委重寄公必內留誰爲祝公而紀  
其成者不肖南英謹昌言於衆曰維公祖宗用人內  
外均勞甲乙同科昔先正以乙榜起家功在不先朝  
則有若太師憂忠靖太保黃忠宣歷事四成祖仁  
宗宣宗功名之盛當代鮮儔嗣則魏文靖馬恭襄  
年恭定之事 裕陵 茂陵 聖我 穆皇 神祖則  
海忠介後先 兩朝而忠宣忠介又皆以簿項城教  
諭南平令淳安筮仕外吏至於數君子爵位名壽髦  
期不倦非天賦獨隆亦功德在人有以致之也公生

閩劔南平實忠介振鐸之鄉流風遺韻聞而興起比  
罷對南宮得邑肇慶之廣寧廣寧以大羅山賊始卽  
南綏州故地建邑而治治所無城郭公至則筆輅藍  
縷以啓山林先時邑西北無居民學宮選秀邑民與  
弟子皆不三二人公至則梁其谿墮創浮圖借以護  
風氣暮年邑西北成市邑民皆知嚮學比授後都人  
士爲多秩滿當 內召而以巡方使者與左轄有他  
累不及請擢丞吾郡始至則借公署臨川再署崇仁  
復遠署建昌之廣昌最後署東鄉臨川再攝郡符公

廉明仁恕、周詳有度、不激不隨、先後所共事、有皦皦  
爲聲譽、公不與同喜、有狼藉穢瑣、公不與同污、然賢  
愚不肖、皆知公爲長者、所區畫布置、初若無赫赫聲  
人之雖強、幹吏無能出公範圍、一旦流寇薄郡、界公  
上有守、下有令、半刺非專城、先事豫計、權不在公、與  
公共事者、方酣飲歌呼、獨倉卒遣公之界上、界上縣  
令呼兵、呼餉、計無所出、公從容閒暇、使民自爲兵、寇  
卒舍樂安、跳公所駐、而東會。 旨下、軍須改從新式、  
十二郡督造、公最勞、蓋公之勤施、視忠宣、項城、忠介

厚安、轉晚近、孰並驅駕。 上方破格用人、思盡復

高皇帝法度、有如廉公治狀、使掌國計、如忠靖、忠宣、  
使護諸將、如恭襄、公固優爲之、而公今且赴部、吏治  
民隱、有可人告者。 上問將嘉納、而與大臣商其進  
止也、天下何常之有、遇。 大有爲之君、雖曹卽散秩、  
皆得據部職、引分而諍、可否、公須次當遷部、正郎與  
僉臬郡守、此皆。 上所留心、天下而訓勅、其能否者、  
而歷考數君子之肅、忠靖、忠宣、恭襄、恭定、皆踰八十、  
而尚勤其官、文靖去百歲、壽者僅二年、則誦公之政

因以十其勲名而祝其壽考詩有之三壽作朋如岡  
如陵古之為祝於其時者皆有合於君臣之際請以  
是祝公且贈公之行郡之紳矜皆曰是詩人之志也  
既相與為公觴而屬南英紀其詞異時天子撫几  
而念州郡之勞臣紀其前績其將以不肖英之言為  
傳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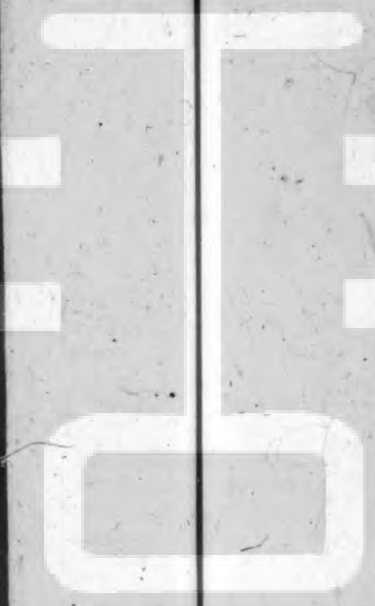
賀易母馮太君八十壽序

歲己卯八月十六日為吾友易夫浮之母馮太君八  
十懸悅之辰時是去浮方試鄉闈而不佞南英暨諸  
同志劉勿仙溫九鄉伯芳與社中若而人謀所以壽  
太君者無何而去浮以毛詩捷最為翰林素修馬公  
所賞識去浮將赴公車觴太君而行予為告於諸同  
人曰樛木之詩不云乎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而既醉  
之詩又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后妃雖賢不過一  
婦人耳何以尊之曰君子而相與期其上者又以女

子而有士行爲祝此非獨以刑家範世而已也士君子於進退得失之際理明而志定至於常人身觸利害而貧賤富貴之感奪其外未有能自立者况於婦孺女子美榮寵而嗟失志使能以義命自安則雖謂之士君子可也然或爲母而有子以顯揚其親爲婦而不能偕其夫以驟貴則盛衰之際尤可以觀夫女子而士行純備者雩山滙寧都瑞金諸縣之水環珥孕鍾發爲人文而去浮以通經學古傾動一時處江上下無不贊修願交去浮者今雖哀然貢於南宮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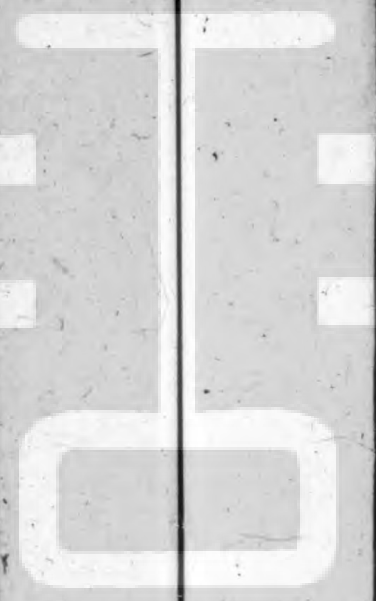
太君年且八十其遇此晚矣當太君事去浮尊公明先生時先生七試於鄉餼學文二十年當是時先生偃蹇不得志太君假幾微覓顏面亦安足稱女士而君子邪先生家貧太君嘗忍飢獨糜粥飼先生先生謝館舍去浮至不能舉火太君課去浮寧以廉儉攻苦下帷蓋太君之婦於易初且素封矣曾有家難先生奔走四方免父兄於厄家用中落而太君不難捐橐糒佐先生之急此困迫固其之如館所稱女而士君子有攸當矣然去浮時稱太君仁心爲質御僕

安無峻言雖雞犬異類必加珍愛為比德於兩程夫  
 子毋俟夫人為况而自恨不能顯太君如侯夫人予  
 謂去浮今歌鹿鳴而歸羅子姓於堂上奉觴稱壽侑  
 以不佞俚章願去浮約信之士幸而遇合於人世得  
 失之數備行一爾而古之稱孝弟者異是夙興夜寐  
 無忝所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即異時去浮身依日  
 月之際宜無忘斯志也而常與太君追思昔者事先  
 生食貧而遭外侮時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  
 思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又曰君子



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伏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  
 膏澤而歌咏勤苦是言也蓋太君所以稱君子稱女  
 士而去浮所以養志也不佞南英得歲與勿仙諸君  
 子修子弟之祝其始矣從禮官議分以兼經  
 如事畢既竣自胡來享而不得士者八人其先  
 草刑部即紹南胡公季子也因徵予文以紀知遇之  
 感而侯適以十月六日為懸弧之辰六生相與而或  
 室階併思所以為稱觴祝也竊思令長之職當宜諸

子毋侯夫人為况而自恨不能顯太君如侯夫人予  
 請去母今歌鹿鳴而歸羅子姓於堂上奉觴稱壽備  
 以不佞俚意願去浮約言之士幸而遇合於人與得  
 失之數備存一爾而古之稱孝弟者其是夙興夜寐  
 無違新燕登題其助合就矣予即異時去浮身依用  
 士爾去若無姓矣志也而南英特越將於此其若  
 青鞨而漸和悔焉其言也甚大吾祖以耕種子孫及  
 不識深明則亦前明兼數於此其以附於附也亦不



賀任葛岷明府典試得士兼祝榮誕序

代作

上御極之九年當大比士上既命翰林巢軒周公  
 給諫爐山周公典江西試而吾金谿葛岷任公以易  
 經兼尚書分較之典蓋先時從禮官議分試以兼經  
 從事事既竣自胡來享而下得士六人來享予邑先  
 輩刑部即紹南胡公季子也因徵予文以紀知遇之  
 感而侯適以十月六日為懸弧之辰六生相與布武  
 堂階併思所以為稱觴祝也竊思令長之職當古諸  
 侯古諸侯自闢田野治土地而外必及於尊賢位俊

而取士必得、又申以霸王之會盟、故今之課令長、雖使賦役均平、農桑修富、簿書獄訟、可幸無過、而又有衡文分試之役、不獨觀其文墨議論、備異日侍從之選、且陰寓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蓋令長之職、至是盡矣、然優吏事而短於文學、亦時時見告、竊怪士館授爲吏、不習吏事、猶無足論、獨八股之業、童稚相習、一旦司衡較、失去取、或間以磨勒煩白簡事、乃有難於吏治者、抑或文衡無害矣、異時門生故吏、朋護成風、如近日黨論紛紛、半山師生之際、遂致以好惡成



敗天下事者、又遑遑而是然、則士幸而以文見知於主司、固已難其遇矣、又幸而遇正直忠厚之君子、率由成訓、進以匡主、退而矩其身、若是而相與祝其師曰、萬壽無疆、介爾景福、則非獨以一日之知而已也、侯家世貴顯、承大父叅政公後、以望族甲三巴、太夫人馮氏、以節貞受旌、明詔艱難百折、以撫吾侯、自侯之至、輕賦均徭、民用恬休、然識者微窺侯用心、常若稟畏天地、盟質鬼神、誘入於君子長者、故遇事不苟、非獨以廉能要循吏稱、而邑之士民、雖豪右大家、有



不得志於編氓亦顧畏名義心折吾侯然則侯於六  
生者、僅僅聞中之知未足以師侯也古之爲師者入  
受經則師其學出而服官則師其政至於忘私交植  
公義則功在世道人心以予竊觀侯一、二大端不以  
勢回法不以親暱蔽公以是爲弟子師無論此者靖  
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不佞爲六生  
代詞而祝也在小明之卒章矣至其取士所收多名  
宿較之學業法家不爽尺寸王者至頒其所取文以  
式諸分試者其精於衡鑑如此昔之天臣以人事君

在於汲引同類獎進後學其事易今以闈中一日之  
曠致之吾君吾相孰從而知之竊謂爲主詞者正也  
以率之而已牛李之爭起於貢舉取士而近且門戶  
之分從座師門生引繩批根爲多其初心豈至是哉  
因不失其親故可宗也可因可宗是惟吾侯爲六生  
序知遇之感莫過於斯爲六生祝其師亦莫如斯言  
或因次第其說以先酌者者名籍籍公卿聞而公又  
以天錫壽考幾九十而尚勤其官其所爲矜式鄉閭



近日士大夫比也。若是而爲之子，與相其子以無愧先德，難矣。而懋謙先生以是繼美於其身，太孺人又相先生及其子，至于今，問經術於塾，則公之遺訓所爲議石渠、擁臯比、翔趨而雅步者，則有卿侯若而人揚其休，所爲飾躬砥行、布德於衆、經緯張弛、操縱歛散聲在楚蜀吳會間，則有端亭若而人宏其譽。至於公所以處已待人、全交睦族、雖懋謙先生克肖之勤，而太孺人所以周旋佐翊、相其承先啓後、克力爲多，吾所謂爲令妻壽母於他人場，爲令妻壽母於名

紳之後，爲充難。蓋惟太孺人足以當之。今將稱觴侑詞以祝太孺人夫德及一方者，一方之人祝之德及四方者，四方之誦歸焉。竊計太孺人諸子若孫所爲德于四方，自州里之羣彥冠蓋之倫，與夫荆沙施並川蜀燕鳩之交遊，無不食水飲冰，思根源之慶，推之以泝太孺人者，則自此以往，偕八千歲爲春秋，皆與人之願也。乃書所自以授艾君賓臺，使奉卮將幣而進之太孺人，其必有當于斯言也。

天傳子集  
卷之八  
七十四

其文大難人其必當于禮壽康於其身大孺人又  
如文顯也及書也臣月對艾柔新臺勢泰武洪禮而  
如鴻儀歸人肯博此地也邦辭人千劫欲春煥帶典  
以陽燕誠交交燕不命木沐水思雅應文數非文  
數千障在岸陽里之學也端蓋多餘病夫快也或亞  
國之新則文之端誠盡廉博太孺人請于昔流而為  
隨以歸太孺人夫謝也一古昔其古也人歸之壽也  
帳之新為求職蓋難太孺人只以當今今僕蘇凱前

大儒子集第八卷

銘文

明故誥封太孺人外王母劉氏墓誌銘

嗚呼此我外王母之墓也舅氏奉外王母之喪以萬  
曆己未九月二十有七日葬于臨川縣金家嶺之原  
而其外孫艾南英為之誌其壙曰外王母姓劉氏以  
嘉靖十年辛卯四月十六日午時生于臨川縣虎坑  
里為處士劉東臯公之長女笄而為臨川清泥里存  
吾鄭公諱舉之元配安山公諱旭之次媳當是時外

王父存吾公為督學敬新王公宗沐補置高等隸撫  
州府府學生外王母至年二十二而生吾母二十四  
而生吾長舅象昭二十六而生吾次舅文昭三十九  
而外王父置側室黃氏生仲舅有昭四十而外王母  
復生仲舅懋昭四十二而黃氏再舉叔舅元昭四十  
四而外王母復舉季舅悠昭六十四而仲舅懋昭叔舅  
元昭先後補茂材高等七十七而喪我外王父八十  
而叔舅元昭成進士歷官直隸青陽華亭縣知縣以  
考最得贈外王父如其官封外王母為太孺人而翰

林院孫公承宗當制敕有美辭又八十有八為萬曆  
己未八月二十四日午時以疾終于寢嗚呼痛哉當  
外王母之適于鄭也是時安山公以豪富甲于州郡  
而外王母以次婦秉家督其所御者皆萬益奴千指  
煩且難如此亦卒承舅姑之志以得其歡心當是時  
人以外王母乃淑順人也及粵寇之興屠掠州郡雖  
郡守吏卒計無所出而安山公糾集義兵保其鄉境  
然于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慮有虞心莫有關  
志乃分遣室家使無內顧而外王母攜孱子弱女倉

皇兵間、連地山澤、幸獲安全、當是時人又以外王母  
為才智人也、既而安山公死于寇、慟哭飲血、不御酒  
肉者、蒼年、當是時人又以外王母為純孝人也、粵寇  
既平、士盜昌熾、郡司馬袁公招誘其渠魁、而以外王  
父為間、其魁曰必以而子象昭為質、使外王母猶執  
規畏、若趙后之於長安君、即郡丞無所假、以成功、而  
鄉郡之民、未有死所也、卒之盜弭、境安、長君歸、舍常  
是時人又以外王母為沈勇、俠幹人也、其和外王父  
以豪侈富盛之餘、中遭真火之厄、家徒壁立、又推其

腴貲、以給昆季、外王母怡游淡約、不以盛衰為甘苦、  
雖北山之丈夫、不能得之室人、而外王母卒相外王  
父、行仁義、樂寒素、盡忘昔日豪富之習、而未嘗有幾  
微不平之色、當是時、又似古之萊妻、鴻婦、不貳其志  
者、及仲舅、意昭、補茂、才高等、每督學、直指使者入境、  
輒先其儕、偃然自甲午試于鄉、凡九困于主司、其後  
叔舅、已成進士、而仲舅所與游處、一時儔輩、皆已登  
賢書、縮通符、而仲舅猶困諸生、雖童孺、牧豎、皆抱不  
平之感、而外王母撫慰寬釋、優游滿志、大似古之君

子樂天知命、有得於學問、師友之助者、然當黃氏之入官也、外王母已三舉丈夫子、而外王父又斤斤篤行、非有晏安房闈、暱情寵賸之嫌、而外王母避席虛御、均衾裯之愛、以成叔舅、至于婚學士師、同于已出、慈已至矣、及叔舅成進士、所仕又皆雲間、秋浦、極東、南之勝、所產綾綺布帛、精細甲天下、法物書畫、奇巧玩好之具、充於後宮、雖婦翁姪、無不饜飽、所欲以去、而外王母布被緼袍、食不兼味、蓋叔舅歷官五年、而外王母未嘗一履治所、曰、吾不以諸子菽水改而

從大官大祿也、及叔舅宦成、晉水部主事、結廬郡治之南、甲第連雲、僮奴千指、而外王母所居去郡城不百里、維舟而下、竟日可達、然終不一往、曰、吾樂吾素、且季子季婦善事我也、當是時、人又以外王母似古之魯連、范蠡、功成身退、不食其報者、然當叔舅之爲華亭也、臺官之按雷都者、先後入疏、無不薦列、雖叔舅亦自以爲政成各立、而外王母居恆對所親、輒頻蹙、曰、是子也、聞于知君子、而樂近小人、其才似有餘、然外疆而中乾、其居已在清濁之間、而好以冰孽自

名其政經變而不執多變而寡操吾虞其敗也未幾  
松江之士民以萬數焚藉翰林院編修董其昌之私  
第是歲也叔舅去華亭而民不思嗚呼外王母之德  
至矣外王母之智先矣然昔我外王父之易簣也無  
他言獨曰孝順而已今外王母之沒也亦似有顧慮  
者豈勃谿諄語相以爲戒者尚有望于後人而嗟予  
季子之念獨責成于我叔舅元昭者爲多矣外王母  
病於初秋病兩月而終其終也叔舅方抵官于嶺右  
象昭娶徐氏生子二曰齊曰育女一適許文昭先外

王母早卒娶某氏生子一曰卞女一適某有昭禮部  
儒士娶張氏懋昭臨川縣學廩生娶張氏繼娶汪氏  
生子二曰亮曰充女二長適管次適戴元昭萬曆庚  
戌進士授直隸青陽縣知縣調直隸華亭縣知縣陞  
工部主事以言事者疏列謫山西按察司知事改官  
廣東樂昌縣知縣娶謝氏繼娶陳氏生子一曰說悠  
昭娶高氏孫婦六人皆名閨生曾孫四曰蘊曰菴曰  
薰曰茶吾母生子二長南庚次卽不肖南英俱東鄉  
縣學生家大人名禹臣爲東鄉段墟里艾氏家王父



名擬爲孝廉時與外王父講學郡之永安寺此結端  
所自始也銘曰  
慈而柔也近于仁淡而介也近于義逢之不喜激之  
不怒是惟長者之量始富而終能約子豐而母居儉  
似乎聖人之清其報也不御其富有之實嗜以爲人  
情之輕而享其冠帔之崇者則王政之大經金嶺義  
我崇岡莫莫前若星拱後若龍擎振振麟趾環茲寢  
庭朱緋銀魚左輜右輶曰千百年永安維寧

明故栢鄉教諭完與劉公墓表

壬戌秋

嗚呼此故萬曆丙子鄉試舉人直隸栢鄉縣儒學教  
諭益府諸王教授完與劉公之墓也公仕不過校官  
位不過九品而予詳其爵官遷次若此春秋之法其  
於與賢退不肖雖名稱爵號不少假借至於定哀之  
際雖曹莒有大夫而紀以公爵而書伯滕以侯爵而  
書子皆若不滿於其時之階黜而以爲有大美惡存  
乎其間故公之官雖微然必謹而著之所以覘賢者  
之昵於下位而又以悲公之志也公諱雱字時溥別

號完與世爲撫州金谿人、父一鶚爲金谿縣學生、常從鄒東廓羅近溪二先生聞性命之說、公幼師家學、句櫛字批、下筆輒數千言、稍長、遂旁通百氏之業、故事江西浙江福建湖廣數大省郡、每三年科試前期十日、所屬生徒不由府州縣得持其文徑呈提學使、名曰大收、常十餘萬人、列縣七十、縣不能一二、公以弱冠就試、提學使竒其文、遂以隆慶丁卯補金谿縣學生、至萬曆丙子、中江西鄉試、改入國子監、監祭酒又竒其文、曰劉生國士也、然以文竒、數試禮部輒不

第、公於時念二親老、思得一官以養、而鄉試舉人、改入國子監者、例當爲州縣品級官、不得復試禮部、於是謁選、改授直隸真定府栢鄉縣教諭、居栢鄉三年、巡按御史賈希夷、御史姚思仁、御史趙標、御史錢夢得、提督學校御史李堯民、薊遼經畧都御史郝杰、經畧都御史顧養謙、巡撫都御史李盛春、先後疏薦公於朝、公方思再試禮部、得與制科次、亦當遷州縣長令、而卒因是中譏以敗、初公旣以學行教績爲上官所薦、敷而其僚訓導張守諷以貪黷常註下下考、守

天備子集 卷之六 七  
誨故關中人豪、梁武健疑公中傷、遇公多不遜、而栢鄉令又雅重公、每僚屬讌會、獨公據上坐、令款曲慙懃、注視唯謹、守誨益不自安、遇休暇無事、公閉齋舍讀書、聲琅琅達外、守誨益不憚、乃以春月上丁行事孔子廟、與公爭位、遂行、毆公于庭、遇巡按御史行部栢鄉、立爲公、遂守誨、守誨既罷黜、切齒思報復、乃陰行賂於其鄉人吏部司務馬怡怡、爲言吏尚書、吏尚書亦關中人、竟護鄉大短、左遷公益、府教授、以去、公自念治行脩飾、遭誣中讒、其施不竟、乃具奏數千言、

章既上、爲語侵吏尚書、竟格不行、而公遂以是鬱鬱不得志、以罷官之明年、萬曆己亥四月十六日、卒於家、距生之年僅五十有二、嗚呼惜哉、公事父孝、母陳氏早喪、事二繼母、以色養終、舅氏亡、舅母無所歸、迎養終其身、爲人姻質無華、恂恂如不出口、常拾遺金於道、俟而還之、其在栢鄉、真定府推官、密牒守誨他狀、公陰爲申救、甚力、終不使知、既而反噬、栢鄉之士皆曰、當斷不斷、反受其禍、至今栢鄉人人能言之、然公雖恂恂處女、及其臨事、果斷勇於有爲、在栢鄉有

豪貴人凌士子、公髮豎氣立、豪貴人肉袒請罪、縣額  
應順天府試者才三人、公爲請於提學御史、得增其  
五、遂著爲例、且月與諸生約課文若干首、示以淺深  
開闔之法、而栢士皆興於學、蓋公之居官如此、其仕  
不通顯、且不能得其官資所應除、非公之罪也、故予  
旣詳都御史、御史薦公者之姓氏、以見公之才、而又  
爲言、吏尚書之所以罷公者如此、公無負於國家也  
已、公沒之六年、其子啓芳啓祥克葬公於弁坑之陽  
葬十有七年、以其穴疑也、將遷而卜諸吉、乃始謀表

其墓、啓芳、予從姊夫也、故知公最詳、而書其上曰  
嗚呼、以劉公之爲學、舉振於鄉闈、而竟扼制科、以劉  
公之居官、都御史知之、御史知之、而吏尚書獨不知  
天耶、人耶、非獨其僚爲之也、方劉公之罷也、吏尚書  
頗以清直聞天下、然竟不能不獲鄉人短、故吾於吏  
尚書、隱其名、君子於賢者多諱詞也、其後十年、吏尚  
書再起、入掌銓事、而黨論興矣、故吾又於劉公之用  
捨、而深嘆賢者以好惡成敗天下事、可勝痛哉、

命而淵其資者以深淵如淵天下事何難成其  
書再讀及第領進士而兼講與矣外書又於歷公及  
尚書其其各書于後贊書多韓論也其於平吏尚  
既以顯而聞天下其資亦不難得人也其於平吏  
天下人亦非難其為文也其於歷公又其尚書  
公之於前濟濟如也其於文而與尚書不  
其墓誌也其於文而與尚書不  
其墓誌也其於文而與尚書不

晉母韓氏墓誌銘

癸亥冬代筆

予與平陽晉淑并同舉丙辰進士其弟淑說復以諸  
生執經問業於予既而從兩君習聞其母太安人之  
賢然後知淑并起晉寧之墟赫然以文章擢科名者  
非獨淑并之能亦太安人之德有以致之也其後淑  
并官吏部而太安人以疾卒於家淑并自悲羈宦京  
師不及奉飯舍與太安人永訣傷哉淑并之志也雖  
然以吾觀太安人之賢其欲淑并徇身以忠於所事  
則淑并與太安人俱可以無憾也謹按太安人姓韓

氏、宋魏國忠獻公之裔、陝西岐山知縣廷芳之孫、由東諸城知縣景暨之女、戶部員外晉公諱朝臣之孫、婦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諱應槐之子、婦而光祿署正封兵部主事諱承賜之妻、太安人生而穎異、其歸於封翁也、封翁之父與其祖皆無恙、而封翁之母鄭夫人已亡、太安人上承兩世之歡、尤與其繼姑相得也、中丞公計部公皆曰、孝哉韓氏、而是時封翁尚與其兄弟四人合箸而食、太安人以子婦兼家督、雖其兄弟妯娌之相與、賢太安人也、莫不仰中丞公、然封翁

所先娶張氏一子淑夔甫五歲一女甫六歲以遺太安人、太安人愛之如己子、淑夔沒而又爲之守其遺孤、則太安人之所以賢於晉者、不獨以其能孝敬於舅姑也、其後中丞公沒、封翁間有不得志於里閭、避居海上者三年、太安人當全盛鼎貴之餘、物情中落、相從之海上、無幾微形於顏色、旣而淑夔舉賢書、丙辰登進士第、官工部主事、再轉兵曹、太安人再從淑夔養邸舍、又再從淑夔旋里、中里中少年猶有以海上事爲言者、太安人置勿問也、且以解忿釋憾爲封

翁勸嗚呼此視世之記恩怨快私仇爲豪舉者何如  
耶然是時天下多事而太安人亦微有疾微淑并依  
依子舍太安人正色而語曰吾家世受國恩此豈汝  
優游家食時耶促淑并使治裝無何廣寧失守中外  
震動淑并復賫餉山海太安人手書慰淑并以勉從  
王事淑并自是再轉吏部而太安人逝矣淑并之不  
遑將母又不獲奉飯含以永訣宜其飲血刺心而不  
能已也箐峒方子曰傷哉廣寧之變也當是時關外  
文武重臣抱頭鼠竄不必論聞官長安者莫不急請

告請假得乘傳出都門爲快大僚或飾其妻子雜屬  
民婦女中遣就家者不可勝數也若太安人者雖忠  
烈丈夫何以加是淑并捨朝夕之養而來京師度太  
安人之心淑并在側雖無離憂其志必不樂也淑并  
在京師雖不及永訣奉飯含其志必樂也故曰淑并  
與太安人俱可以無憾也太安人之行不能盡述而  
其大者以此然吾又聞太安人手訂釋典刊施千餘  
卷晨昏奉持及其卒也顏色如生前期夢有冠帔導  
迎端坐而逝若此者所謂冥福非耶太安人生嘉靖

丙寅十一月廿七日卒天啓癸亥七月初二享年五十有八子六長淑夔次卽淑非次庠生淑說次淑房次庠生淑儼次淑璟陰氏李氏衛氏王氏皆諸子婦也女三長適儒士張五典次適光祿署正王家璉次適武學生員邢篤敬孫男二家典家璉孫女曰淑非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太安人於某山而予爲之銘若太安人之行宜得直而不華者銘之庶可傳於後謹敘述如左而銘之曰太君忠孝懋初齡晚以予施乃有與雁眉皓首兩耆鄉蟬綏范冠無零任短轅鹿

車遊羶蠟沙墟莽匪肆經營海關巖巖虎旅驚囑子

驅馳從王寧隸異子靈光綬幡旌寶幢相導迎渥

頰溫肌儼平生教我常作人天惺南京工部右侍郎

景渠李公薨於位禮部請卹制予祭葬得報可又六

年爲天啓元年辛酉吏部請卹制予贈有旨贈南

京戶部尚書蔭一子入國子監且議益以聞論未上

而公之子數章數碩以宦官之有請誌銘於公之喪

人禮部郎中方應祥謹按公姓李氏諱德陽字伯英



天庸子集 卷之八  
府人李六長淑夔次御淑扶及庠生淑說次淑房  
次庠生淑微次淑環陰氏李氏衛氏王氏皆淑子姪  
也女三長適儒士張五典次適光祿署正王家驥次  
適武學生員郭為敏孫男二家與家燈孫女二淑持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太安人於某山而予為之銘  
既而淑平主葬於常山人天壽山之墓可傳於後  
國朝王守賢墓一墓與淑次御淑實則非淑也  
事淑與山謝奉山與淑實則關淑墓氣淑實則

南京工部右侍郎贈南京戶部尚書景渠李公

墓誌銘 甲子春代筆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十二月十日南京工部右侍郎  
景渠李公薨於位禮部請如制予祭葬得報可又六  
年為天啟元年辛酉吏部請如制予贈有旨贈南  
京戶部尚書蔭一子入國子監且議諡以聞諡未上  
而公之子敷章敷碩以佞官之石請誌銘於公之友  
人禮部郎中方應祥謹按公姓李氏諱德陽字伯英  
世為廣德州人以其父松渠公故別號景渠會祖諱

某祖諱某父崇謙嘉靖丁酉鄉試舉人歷官某封某  
母孫氏封宜人公以嘉靖四十四年乙丑進士授浙  
江蘭谿知縣轉南京戶部主事吏部稽勲司郎中出  
爲九江府知府轉廣東兵備副使請告歸養者十年  
終外艱萬曆丁亥起福建漳南道遷廣東叅政歷江  
西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尋授節鉞以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再請歸養二十余年終  
內艱辛丑神廟褒撫楚之績驛賜公白金甲寅起  
南京工部右侍郎以卒公天性至孝勇於爲學毅然

以繼正學爲已任居官廉敏自將而尤長於政事然  
終身不苟阿權貴故通籍五十年而官僅至於陪鄉  
其在蘭溪地衝煩民俗頑詐公爲之以廉能稱榷淮  
陰關盡蠲浮苛以惠商曰吾耻以關爲市爲南司勳  
佐少宰攝理察政精覈無私在九江築三洲堤障湖  
瀾以圩民田建澄江樓控長江上游江以無盜丙子  
彗星見僞漢裔柯氏乘星變訛言有兵相率詣縣請  
甲冑縣令愕不知所爲公曰是可以文令不可以武  
禁擇其稍馴者爲請於提學使籍之諸生餘戒使歸

田柯象以安爲巡撫核賦役之煩擾者勒爲書築黃  
梅城建天柱縣以安衆至今利之中貴人倚採辦用  
利荆沙衡永公言木植例取秦隴立爲奏免省楚費  
以萬計長安人肩稱勲臣王弼裔誣楚藩有帑帑請  
止輸助大工公言弼以藍黨國除豈有帑遺其子孫  
且申使借金吾搜王宮非所以全藩國體旣而發其  
姦果長安無賴子相聚爲欺崑夷蹂躪屬國永順土  
司願助兵東征陰行窺伺公力爲區畫而羣奸屏息  
蓋公之所以居官者如此然公舉進士則出相國高

新鄭之門新鄭遣所親授意將置之館閣公耻爲徑  
實乃以選例出爲令令蘭溪又不能屈曲事其部中  
顯貴顯貴人中之督撫幾註下考賴龐直指省庵吳  
黃門悟齋以免旣而新鄭敗公以不走徑晉南司勳  
而公之令蘭谿也故相趙公穀陽以老孝廉落魄嗜  
酒徒跣而見公公不爲禮趙旣貴顯公避之林下卒  
之起公節鎮者趙公也天下莫不以此多兩公而公  
雖不阿權貴亦卒以此見直其備兵廣東也松渠公  
及孫宜人以嶺嵐不欲行公陟庾嶺聞鷓鴣聲愀然

請歸侍十年而終松渠公之喪巡撫湖藩登雄楚樓  
慨然有狄梁公白雲之感得終養孫宜人者又十餘  
年計公通籍五十年而先後終養二十八載其於忠  
孝之思進退之節天下無間言公又推其餘以事長  
睦族其以甲子領鄉薦也松渠公托公於其同年濮  
陽真庵先生公事真庵如父入都門族人以逋解繫  
北司城獄慨然曰焉有數千里外見族人淹禁而不  
一動念者傾囊中且貸百金贖以歸及其宦成捐田  
百畝爲義庄以周其鄰族凡此皆公孝友之餘而

自幼莊雅不事諧謔私以命世自期卽爲學使楚侗  
耿公所知爲詩文清遠閑淡而尤以講學爲急所著  
理學臆言義蒼子諸書大槩厭近世借良知之說以  
文其禪其言曰不知精察此心任其所發遂以爲良  
知則將認欲爲理肆意妄行終歸於無忌憚之小人  
又曰人心學問涵養方能自立初學小子自謂先立  
其大不過悍然不顧自用自專而已又曰立門戶以  
新耳目後儒之陋也其書反復辨論必不苟安於近  
世徑捷簡易便安藏拙之言以飾其不肖之心世之

爲二溪之學者其視公之書宜乎扞格不相入也公  
生嘉靖丁酉十二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九卒之日  
同官改序丁公爲之輿而後能舉喪娶鄭氏子敷章  
廩生以公蔭恩生次敷碩恩貢生敷章娶夏氏繼娶  
濮陽氏敷碩娶吳氏女三長適濮陽樸次適步階次  
適呂孟尹孫男四尊元尊憲尊亭尊宇孫女十曾孫  
二倬价曾孫女六其塋九里龍之麓黃楊山公所自  
卜也今述公孝友居官論學之大節而爲之銘曰孔  
湏墨熾神祖聖落又於吾儒門分肩角告予曰生佛

氏曰覺曰任良知曰無善惡四者同趨萬口喧詠我  
觀聖人戒謹有恪靡勤靡女臨淵履薄牛毛繭絲石  
磨玉琢吁嗟先生振迷乘鐸由陰之門日鉗色柞新  
安之菑是刈是穫服勞西東維孝與忠踐敷中外鼓  
鍾於宮汪漢湯湯膏雨茫茫帝嘉汝績朱提驛封晚  
起陪京宣勞陵王代司銀臺攝理儲綜城殿嚴嚴靡  
細必躬勤官而死帝典克終靡勞不酬司徒是隆旌  
於有位銘此幽宮



時有所損益從父歸里門時張公鶴鳴以兵部尚書  
節制黔蜀上驗功欲推君父再出君不可卒成父勇  
退君事父孝愛異母弟多推子田宅爲文澄鍊有方  
訂史漢諸書評之曰史昂常謂光武不以更始貶聖  
唐祖不以鄴公貶名故項氏之失不在弑義帝其持  
論不苟阿前人往往如是與朋友交以相成爲先常  
貽書戒惟節簡交游省酬對無使異日狂狷兩無所  
處其言曰吾不令人喜常使人思他事皆類此君常  
以文章之餘講習律令從父宦游多所覩記常自負

曰吾才可以有爲及其見之行事常謂人曰行不違  
其心可以入道君雖少年而於道有所見如此其材  
智不及施其什一惜乎其死也君行事甚多予不具  
論論其所堪證剛慧者而表其墓止曰嗚呼此剛慧  
揚子汝墓之墓此予外伯父也於家君爲總麻外屬  
兄弟銘不可以不謹謹按公姓楊氏諱煥字仲文別  
號午亭以明經貢禮部授河南府管糧通判其先世  
六樓公仕唐官清江刺史居新淦六樓公之子正爲

節制黔蜀上驗功欲推君父再出君不可卒成父勇  
退君事父孝愛異母弟多推子田宅為文澄鍊有力  
訂史漢諸書評之曰史昂常謂光武不以更始廢聖  
終于文基即墓取名故項氏之失不在弑義帝其持  
節節其地則氣雖盡而志其墓去田則雖與國  
皆不又其地一交前其地其地事其地不具  
其地其地人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明故承德郎河南府通判午亭楊公暨配黃安

人合葬墓誌銘 庚午秋

崇禎三年九月某日予從祖姑之外兄楊應台始克  
卜葬其考妣河南府通判午亭公及黃安人於本里  
兔山之原嗚呼此予外伯父也於家君為總麻外屬  
兄弟銘不可以不謹謹按公姓楊氏諱煥字仲文別  
號午亭以明經貢禮部授河南府管糧通判其先世  
六樓公仕唐官清江刺史居新淦六樓公之子正為  
臨川刺史遂家焉傳至漆三公遷金谿之印山故公



世爲金谿人、五世祖德政公、自印山贅鵝塘、至勉齋公、自鵝塘遷天柱峯之南、生公父南沱公、南沱公娶東鄉段墟艾孺人、艾孺人與予大父鄉貢進士少石府君同出於一塘、公會大母旌表貞婦、何太安人、蓋於予大父爲同父母之姊妹、於予爲祖姑、艾孺人生外伯父二人、長曰午亭公、次日寰川公公娶黃安人、安人系出涂坊、年十五而歸於公、公生嘉靖六年丁亥二月廿七日寅時、卒於萬曆丁巳年六月十二日未時、享年九十有一、後黃安人六年而卒。

黃安人生嘉靖丁亥年九月九日亥時、卒萬曆辛亥正月二十日寅時、享年八十有五、先公六年而卒、嗚呼、予生也晚、不及見公之壯、然以外伯父故、乃得聞公學問政事之詳、而歲次出處、則公自序爲最核、公自序曰、自生丁亥至甲午秋、艾孺人棄世、十五通文史、十九以外祖東鄉縣籍出試於晉江、蔡可泉督學補東鄉縣學生、未幾東鄉令永嘉張滄江公考拔前列、爲同試者、妬、乃請改屬撫州府學、乙卯胡青崕公取入鄉闈、丁巳敬所王公歲試、以第四人儼於郡庠。

巳未丁繼母官孺人內艱壬戌守南沱公喪歷庚午  
癸酉俱入鄉試丁丑以部題新例取近貢六人考選  
充貢山東王公象坤以公應詔戊寅入對大廷改入  
南雍試壬午再試由大理寺錄科乙酉赴選吏部授  
河南府管糧通判任三年考最當選以不能倚附墻  
壁耻通關節遂告歸丁酉以家務付六子先後郡太  
守張公試蔡公侃金谿令朱公錦臧公懋中丁公夫  
毓江公旧彩白公貽忠崔公奇觀皆以賓筵禮請蓋  
公自序之核如此而予從家大人及伯叔兄輩聞公

之政事與公之鄉評則又公自述所未悉者其畧曰  
署邠州登封靈寶新安諸縣務者凡五署河南府篆  
者一上官無間言督漕於館陶寄居寺宇誅茅爲屋  
邠迺戶當按法曲爲補漕銀伍伯有奇民繪像泣祀  
之衙役市於民價不平革去惟恐後伍有逃者密偵  
以正法軍自是無譁蓋公之勞著而賞薄如此謝政  
居鄉足不入城市無一字入郡邑待親戚隣里仁恕  
謹厚親友無閒言則皆黃安人之助爲多安人存心  
忠厚與公比德始代姑攝家政公爲諸生安人攻苦

食淡無怨色、任河南、以安人、往事女紅、不少輟、及官歸、佐公耕、築婚嫁、皆有古人風、至於子婦孫男曾孫、婦、每遇奉觴、上壽、歲時、伏臘、堂下七八十人、彬彬士、儒、近世衣冠之族、未有如公之盛者、皆公與安人之、德、有以致之也、嗚呼、仕不必盡通顯、求無愧吾職而、止、公學爲儒宗、生徒滿坐、皆登賢書、有聲士林、晚而、爲德於河洛、齒於庠、杖於國、名聞於天府、子姓雲仍、著於士族、若公者、可以不死矣、所葬之地、枕乙趾、辛、從吉、卅也、公銘曰、道何必遠、入孝出悌、可以爲宗族、

師、藝何必多、餘力學文、可以爲一世資、惠何必及天下、施之云、郡、可以爲天下樞、女無非與儀、貧而儉、勤、貴而爲施、其大旣師、其小亦施、合其壽爲一百八十、而逝、嗚呼、其又何悲、駕北征、霜錦衣、衛百戶、五世祖、

全始家順、天爵、神、神、放、神、神、以公貴、爵、通、議、大夫、雲南按察使、使、使、以公貴、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崔、氏、封、太、恭、人、累、贈、淑、人、公、家、世、傳、長、至、公文、以、儒、著、然、卒、老、場、林、志、未、竟、故、謀、公、最、嚴、公、幼、

歸佐公耕築帶塚皆有古木風至葉子婦孫男會  
如每遇奉觴上壽歲時往履歲下七八十人彬彬士  
備近世衣冠之族未有如公之盛者皆公與安人之  
德有以致之也嗚呼仕不必盡通顯求無愧吾職而  
而強難其足也嗚呼仕不必盡通顯求無愧吾職而  
貴而無其大規碑其小亦越命其壽為守百八十  
于其之族濬以爲天下無非其就貧而愈懼  
而難其足也嗚呼仕不必盡通顯求無愧吾職而

中議大夫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懸黎

梁公墓誌銘

甲戌春代筆

公諱應澤字射侯別號懸黎先世爲保定之清苑人  
永樂初祖<sup>某</sup>以扈駕北征官錦衣衛百戶五世祖  
全始家順天曾祖諱敖祖諱璽以公貴贈通議大夫  
雲南按察使父鑣以公貴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母崔氏封太恭人累贈淑人公家世錦衣至  
公父以儒著然卒老場屋志未竟故諫公最嚴公幼  
異凡兒初入小學儒視端步如成人家貧短垣不蔽

風雨讀書達旦萬曆辛卯中順天鄉試乙未成進士  
丁父憂公念父困塲屋甫受養而背衰毀骨立戊戌  
服除授戶部主事爲部尙書所器凡章奏屬公折衷  
視草巳亥領通州倉欵放勾稽以廉能稱壬寅報最  
改本部員外遷郎中出爲徽州知府時徽苦礦使又  
俗健訟諂文筐篋聞四方公首厲威嚴持寬大緝猾  
胥投籍稅奄害民者置之法有誦較捧巨奄檄勾攝  
富民公諭以法鎖置傳舍戒市猾勿與通其人窘急  
求去郡例以十歲核富民之市產者稅其價什一解

部克邊餉奸弁通礦奄誣徽寧匿契稅十五萬前撫  
按不能執以四萬二千五百有奇進克左藏奄涎視  
未已後撫按又將應之公申明續收類收之別以滿  
解隨征爲續收得貯庫九千三百有奇速解部克餉  
絕奄覬覦因條陳十年滿造始類征以解無先期懸  
貯以杜非望著爲令奸民汪某甲指仇家程氏山木  
爲已產獻闕下屬江西稅端董其採辦轉展無所  
得因誣販木他商與其仇同姓者指爲窩採轉變奸  
利公分別明確釋仇與販商坐誑奏者稅端復窮治

天作子集 卷之八  
奸民波其族、使以木代輪、公復爲分器、免汪氏無辜、  
數百人、璫語塞、自疏題、允豁郡額、織造、留四司班料、  
匠磚之半當之、後以傳造增派、議徵丁田、公請全、  
四司料、免派五萬兩、然是時奸商請以織造歸內監、  
歲可得羨餘若干、公言內監每以驗駁扼有司、苛擾  
不便民、請如其議、併機匠歸監、使自募解、公前後執  
法與奄抗、至併織造、便民爲利益、不拘方、皆如此類、  
守徽州三年、盡謝筐篚、先後臨訟牒、較童子試、屏居  
問者終無所聽、核操兵、請免溪河商稅、憫吳公宗堯

之忠、祠之鄉賢、保護其遺孤、甃漁梁壩、通葉嶺、築坑  
口、建太源古虹、次第訖工、時徽寧道缺、以公攝、將卽  
真矣、而廷議擢公爲河南副使、掌兵屯鹽驛、至則  
甦驛疲、裁抑過客、如制、汰宣府衛軍、教以騎射、火器、  
陞降其餼、以示鼓舞、因以其卒命涪川知縣李聯芳、  
擒巨盜三紅、四紅、散其黨、凡蔓延二載、至公始緝、時  
河防水利、大梁睢陳河北等道缺、官皆以公攝、案牘  
山積、判決詳敏、久之積鏹盈萬、吏持簿進、曰是應取、  
公曰、吾攝官、非攝庫贖也、無何以巡按某、常誣某都

御史以貪污事公極稱其清忤巡按意已酉巡按改  
南直學御史遂用南計典及公公奉母歸養吏部理  
公枉辛亥復以公爲陝西鳳翔平涼道副史平涼聚  
韓藩數萬食祿不給常買佃民田以繼廩多至三千  
頃少不千百頃田入朱邸有司勢難履畝徵解多遭  
田所應得差役常偏累小民公建議倣古限田法以  
將軍中尉等其爵至二十頃五頃爲限以田均差與  
民同賦徵解如期故事以府佐監散宗祿常延辱監  
者公請改知府掌其事先期條禁按冊清給各相戒

勿犯無何有奸人構富宗於韓王矯王令鼓宗千人  
籍其家乘機標掠人情洶洶公立擒首惡餘黨俱按  
治如法韓宗以安公常曰韓宗固難治吾法裁恩施  
均其苦樂至誠以感之吾不以宗治治吾民耳爲平  
涼四載宗民戴公如父母公以固原涇州平涼三州  
縣峻崖深谷獷羅出沒乃相度防守增設兵馬建墩  
堡鍊義勇條上土達班軍屯田鹽法會苑馬寺缺及  
以公攝公陳馬政八議參酌古今御史張忠烈公止  
其議皆報可甲寅撫按疏請以參政加銜畱任可也

憂服闋補山西河東道叅政又三年陞雲南按察使  
為河東值境內旱蝗首安稷山饑民隨請留稅緩征  
勸輸運糴發穀數萬石賑八萬五千餘人為雲南條  
揭郡邑事皆關白憲司取進止重獄詳允如中土例  
無仍舊俗得徑自可否純綱大肅禁漢人之為構釁  
於生熟夷者重其法先時公在山西以卓異舉而是  
時朝貴以鄉人屬公公不為地是年為天啟改元辛  
酉雲南撫按再舉公卓異而朝貴適巡撫山西遂以  
辛酉計典復調公為陝西平涼叅政是時公去平涼

十四年法弛宗悍民不能堪靈臺縣民聚眾數千驅  
宗之隸其土者公至按戶履畝問民田入宗宗田入  
民之數為宗別立里甲以周知祿秩之有無多寡與  
徵科之準令宗田與宗質賣禁民之售田於宗者復  
申禁于宗有逋課則奪其田以歸民無所假時有司  
以宗多逋賦因以祿準賦過則歸其祿之盈於宗不  
不加追賦之餘貧無立錐者祿如故歲久有司不省  
視併貧宗代富宗之徵額溢扣三千九百七十兩有  
奇公覈其狀如祿與賦準使如舊式先時公在平涼



建宗學至是復立苑寺學爲平涼明年以按察使改  
江西九江道時魏瑞毒縉紳江西尤甚守土者雖境  
內大儒名賢無敢通盟好公不爲幟時表式其闕浮  
梁太僕黃公中介以甲子緩刑疏忤瑞意移掠汪文  
言誣贓二千公讞其獄詞隱然言外時追比甚亟太  
僕罄產不能半輸公復有所贈助竟獲免乙丑改河  
南右布政使管河道事明年改山東左布政使東以  
遼賊添設兗東兵防天啟六年兵部以邊警增置德  
州援兵餘鮮運米豆海餉登州兵餉事出近例無額

編皆仰給藩司公以抽借二議措置授兵二千其法  
於濟南東昌武德青州海右兗東西道十三營存留  
壯勇各固根本汰老弱什一抽餉解德州供募不足  
則借扣府州縣之冗役兵餉不增人情悅服其後公  
復以援兵抽餉出自十三營而十三營中在萬曆季  
年增萊州臨清德州三營所食餉爲題留贓罰事例  
裁減香稅黃蠟七萬兩在天啟二年增鋒營旗鼓道  
丁西丁臨曹沂兗諸營所食餉爲題留遼餉平糶穀  
價陸萬兩半爲部文裁革請撫按籲呼復其失額終

格部議缺餉四萬六千皆精公搜括以全其時旱蝗  
水災部議以青登萊三郡派市米豆十萬石用天啟  
四年五年價例由淮河赴鮮運公以年有高下三郡  
民力當恤力爭於部始以豐儉定值著爲令毛文龍  
借牽制爲名先後請增餉歲至五十一萬兩米二十  
餘萬石布二萬疋至是復大言請餉百萬擣巢而徹  
天津東交磁州真定兵以其餉餉海外部議將從之  
公言交東設兵始于逆賊給餉五萬爲防守且數處  
皆 帝畿運道股肱咽喉地近計濶盜起賴濟充曹

臨四地宿兵勦定之克餉不可徹議上得寢然公常  
言登州營兵餼厚于官冠履倒置兵官太多十羊九  
牧糜餉不貲而兵益驕橫宜爲之計及壬申登兵亂  
卒如公言舊例以蘇松鳳陽江西浙江糧僉馬戶克  
山東驛遞其後改解雇役征輸不如期公請留山東  
兵部額代省直糧僉而省直各以糧僉代山東抵部  
額鄒平長山淄川新城青城萊蕪濱州利津蒲臺九  
州縣漕利徵折豐歉畫一豐則病民歉則病官公立  
派本徵折之法每年以秋收市估定價官爲赴倉糶

買民輸官市無過歲之十月豐年民利價平歉則官  
無所賄累公所區畫變通皆此類若州民產犢類麟  
將奏之公以水旱頻仍執不可當事者不能奪訂耶  
三月擢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六  
月抵鄖崇禎元年以藩封告成叙錄東省河班加  
從三品服俸巡撫如故時以感激時事以月食應  
詔陳言言天下大計兵餉爲先宜使戶兵督撫合爲  
一人內外合爲一事又言毛文龍非有大志當核其  
用兵幾何駐兵何地督師受上知過度兵力未厚

不能大舉宜休兵屯田生聚教訓無專倚辦于餉以  
寬民力上溫旨慰勞鄖自成化初年劉千斤石和  
尚之亂始設鎮旋罷旋復事權稍輕武備浸弛額餉  
一萬六千以前撫奏削所餘無幾標兵僅三百名衛  
所逃亡強半公至鎮卽條上兵單餉寡軍驕吏竄七  
議爲綢繆計得報可申飭未幾爲崇禎己巳叛將  
達賊結流寇出沒漢中興安西鄉城固漢陰之地公  
知劉公應遇之才委署關南道授以事權卒能盡其  
方畧得斬無筭殘寇奔入四川界中復自川入漢公

策其必返與劉公計借撫行勦兵既集疾走晝夜圍之大安盡殲降其衆未幾敵薄都城天下督撫赴援公最先會敵退上命公歸鎮弱鄖兵駐近郊公復疏辭部餉自離鎮至班師通計食餉四萬三千六百有奇皆以捐括抵補上溫旨褒嘉車勅天下援兵餉例如鄖撫議著爲式復以歸師擒內鄉礦盜數百人散其黨遣鄖令治奸民之習遭妖委道臣諭土司之稱兵於茅岡隘者皆奉約束唯謹三年考績加中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時南陽加派倍守

額征裕州唐縣內鄉尤甚公爲疏乞減邊餉一萬五千四百有奇未幾復奉有新派三釐之旨公復爲三議以請上從公第三議均減三萬有奇宛人至今誦其德四年六月四疏引疾十月得代歸里疾竟不可起以七年正月卒於保定之私第公內行純至事父母孝每以不及奉贈公鐘釜爲恨同母姊老寡無所依迎養于家自成進士至終官遊宦三十餘年爲治求實用不飾文具爲虛聲以欺世凡天下士風肥瘠民俗淳澆官吏賢不肖獄訟錢穀之繁劇如

指掌無遜情不好小苛以無事為休息故所至吏民見思常言人臣隨職盡忠寬一分民受一分之益為一事自有一事之功其言切實故行事皆此類在東省時崔文昇李明道奄燄方盛不為少屈初任鄖疏稿不一字稱逆魏功德所著有守徽錄關西末議涇原考臬晉議東藩稿撫鄖疏草國朝成憲考人物志朝政記宋韓忠獻李忠定二大臣經濟畧藏于家公生於隆慶己巳六月初五卯時卒于崇禎甲戌正月二十三日午時年六十有六配許氏封安人累贈

淑人以僉都御史改贈恭人繼配尹氏封恭人累贈淑人以僉都御史改贈恭人副室孟氏潘氏男三長以楠順天府學生娶馮氏繼娶田氏次以樟順天府學生娶張氏俱尹恭人出次以桂順天府學增廣生娶米氏孟氏出女七長適房之獻次適王崇簡中順天丁卯舉人次適呂堪之俱潘氏出次許適朱之表順天府學生次三人尚幼俱孟氏出孫男三孫女三以某年某月日時葬于某山某於公同年友也竊謂隆萬以來士大夫好虛名收實效故吏治不能精詳

公所至皆盡其職無過行越思大小數十政皆可書  
於功德宜銘銘曰 爲政之經如農有畔且作教思  
艱謀巨斷惟公宦跡居天下半刃游舟虛絲理珠貫  
規爲靜密矩度章判徽垣洛繁于宣于翰陝政再敷  
涇人告饋稷山游饑有糜有醑觀公二東杼軸不空  
裹糧坐甲漕飽伍克鄖寇蜂屯警師和門彌禽振榮  
鼓燎無存公入勤王輪朱鏃霜公慕彤庭涕濡於裳  
帝曰歸哉往視爾疆公歸於邨四牝其驥徒御不驚  
民疇女桑凡百有位視公考祥勒石書勳銘此幽鄉

戴母王孺人墓誌銘 丁丑夏

錢塘戴月字子年之母王氏生月四齡而母卒又二  
十四年而克塋於徽州府休寧縣呈扁塘之陽月之  
言曰傷哉母也月生四歲而失母母懿行多不及知  
且是時祖父母秉家政母未能竟所施設獨憶存日  
訓子女不少姑息月今年已長歲甲戌問業泖上見  
母於夢尚股栗覺而涕沾襟也母歸家君家君多客  
遊俯仰惟吾母是賴至今內外疎戚言及吾母無不  
哽咽因推念吾母撫月無不如已子者而先時母若

外家外祖父屢困公車母雖幼輒能引喻開釋外祖母病冬夜禱庭中霜濡衣盡白竟勿言外祖母病由是起嗚呼凡人名節如草木其始勾萌耳長養成就之久乃不宵抑聞之士窮見節義女孀不幸而以慷慨著節非家門之幸也然則吾母天假之年使僅以一二事終豈非月之願乎而今奪之速若此卽假之年而不以一二事終月必不敢以爲不幸矣悲哉月之志也月以名節如草木勾萌湏長養然後就乎吾謂不然比德於玉剖石而剖之貞潤堅好已居然主

矣又何歲月之待幸而爲珪璋彝器長存於世不幸而以禱祀山川沉且埋之交於神明爲玉一也月今博雅能古今文詞異日所以顯母者奚啻比德於玉月可以無憾矣吾故述月之言以慰孺人於地下孺人爲谿頭王氏交如先生長女先生之配卽戴氏於月爲尊輩孺人生萬曆壬辰四月十六日酉時歿於甲寅六月二十二日子時享年僅二十有三年十七歸於戴公諱思亮王孺人生一女適汪公志烈子榮基生子二長卽月月娶程公啟雲女生孫光際次表

後孺人而天月繼母程孺人生子四廷建迪巡女二  
婚聘皆名族月以崇禎十年丁丑三月三日葬孺人  
以四月來乞銘納之墓上月休寧人籍錢塘縣學生  
銘曰芝九莖且敷榮麟五蹏墮地成壽則輕德已盈  
有子令莫與京藏於斯其永貞

奉政大夫真定府同知加陞河東鹽運司運同

輟輟蘇公墓誌銘 戊寅秋

君姓蘇氏諱起雒字子相別號輟輟河南鄆陵人中  
萬曆三十一年河南鄉試四十四年授陝西鳳翔府  
推官滿最陞直隸真定府同知政歸加陞河東鹽  
運司運同蓋異數也君天性仁恕所至廉能自將有  
鳳翔爲刑官見囚徒械繫肌理殘傷輒對其家人曰  
是官豈吾所忍爲耶獄多平反鳳翔民戴君如父母  
遇君出入輒手香花迎送道左秦宗與李氏子以狎



邪爭鬪死者數人、秦王護其宗、有司直李氏、疏上七年不決、御史符西安鳳翔、漢中三理官訊其事、皆稱疾不往、獨鳳翔留訊、釋無辜男女三百人、西安漢中位署唯謹、釋者歡聲徹中外、鹽徒相攻、殺其魁、罷形為知見、相持二十年、御史符下三理官如初、西安當秉筆、至暮不能決、君曰、是中有能言者、嚴訊之、必得綱領、果如君料、衆驚問故、君曰、獄重人避不暇、而此獨敢言、必利害切身、乃爾、同列皆嘆服、是時蘇惟官各勸關中、鳳翔關守、以君攝、會蠻徒聚衆數千、將為

亂、君乘馬直抵其砦、諭其衆曰、爾以糧事與民爭、但具詞、官自辨曲直、何苦滅族為、皆釋兵、使聽理、成其首數人、御史以君能辨賊、復牒君撫西安番族、君馳往山徑、左右皆賊、君若為不知者、曰、此皆吾民焉、知賊可為吾召、賊鄰能傳吾言者、吾鳳翔蘇推官也、上臺念若荒困、使吾撫若、草檄文榜四出、番賊皆來歸、其在真定、真定古趙地、多巨盜、盜賄捕役、相容隱、君執捕役、使舉所私、群盜相疑、煽其黨始散、凡君以能稱皆此類、陝西故邊榆林、甘肅寧夏、先時間歲遣閱

視大臣後以理官代得較閱邊備殿最武弁諸鎮盛  
供應所得歡心閱者多循故事爲文具君稽核錢糧  
器械功罪技擊不少假借有叅將市駿馬飾金銀爲  
繕唧君峻却之邊境肅然光考登極發內帑四萬  
犒真定衛軍君主隊給例得羨千金吏持簿進君呼  
隊長使什伍均其餘衆軍歡聲動天地真定屬縣缺  
常攝武邑深州獲鹿井陘嚴禁火耗無銖兩濫征時  
武邑以加征濫溢正額被劾君署其縣封識如初以  
待新令不以身爲前令壑凡君所爲廉皆此類君在

鳳翔三年例當赴考選爲臺省官以廉不能賄部奪  
遂遷真定同知佐真定期年以二親老連章引疾上  
臺不能強然猶疏列君治狀以旌廉能吏部爲請於  
朝加陞河東鹽運司運同易服色輿蓋以榮君君既  
歸先後終二親喪課子字讀書家無餘財字嗜書至  
不能具貲其季謂君曰使兄閱邊署邑少自潤字雖  
購書萬卷豈有難色耶君曰向渠以墨誅求必將累  
字恐不能識字萬卷何爲君居鄉遇橫逆若勿聞者  
邠人以爲愧崇禎九年字應詔貢禮部是年東騎

疎都城中外洵耀君念宇憂勞遂成疾宇歸君疾竟不起君生隆慶四年正月八日辰時卒崇禎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卯時先世由山西洪洞徙鄆陵至君高祖溥溥生太學生璜璜生文學公涇涇生爾民爾民以君鳳翔最考封文林郎如君官妣劉氏封孺人生君及季子起吾君娶張氏封孺人生子一卽貢生宗初娶王氏繼娶耿氏女二長適郎標次字梁際聖孫男三歲巖麟孫女三婚聘皆名族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宇旣序君遺稿又介予友生王翼如來徵

銘銘曰吏以能名著厥聲亭疑破械功莫京貔貅萬  
龍間壘清有馬如羊廐不帳徊羗鑛盜散鯢鯨恆山  
甲士飲如罇銘勒幽宮碑在民千秋陵谷見靈精

其不逸樞淮河路過今分巡關東監司起也易自  
大者赴建編并次謗天子受會誠恐然用其  
吾鄉所指爲暴惡聚應如揚擾無黃其天易爲  
疑之也而易公便道其金後與德用也相並公語  
論平坐平他公爲平指天登樓其



人嗚呼予與范公未識面也當己卯庚辰之際金谿  
布阱陷正人君子不可勝計當時予所厚善門生故  
人或改名他師或獻諂示同仇或中立無所可否而  
公獨明正議於予所不知且謗予於監司者其意以  
監司爲臺使者耳目也窮其機阱所至可勝道哉予  
方欲與公定交而公訃至矣尤幸公之子以墓誌爲  
屬得紀公懿行以報公于地下也公諱忠字二蘇號  
中如大父諱朝父諱宗文號蘇源爲郡諸生老于場  
屋公其次子也公幼習舉業不利念無以爲養乃遠

遊滇黔逐什一。是時朝議競言鼓鑄之利在法戶工  
二部有官商官商者領鑄本於部而留銅於武陵蕪  
湖沿江境上故官商以侵漁多部通而滇黔大商以  
急公故時予貸官商官商得借以寬追比部又以是  
故懲官商侵漁不時給于是官商負大商愈甚公前  
後致貲萬金爲官商陷失計曹遞歲守支無公帑公  
精之責而歲捐什一息以佐公家鼓鑄之急其在黔  
中督撫川貴朱公文元嘗奇公材能爲請于朝得欽  
授都司散官委以採買鉛務火器軍需諸色公受督

撫命捐貲至數千金不受公帑半文比謝事幅巾躬  
翔吳楚間所至名公巨卿往往傾動遇書生困乏多  
所周恤其後多致身通顯蕪湖爲南北咽喉公車輻  
輳臨川計偕士遇公輒有以治裝雲南舊有銅課課  
屬藩司司祿有監守自盜者爲僞符篆詞連諸商公  
爲經理其寃事竟得白其時誅求商賈條例頗急衆  
皆緘默無敢言公獨奮身建白上臺多所許可商困  
爲甦而條陳銅課利弊又有以佐藩司所未悉故朱  
公竒其材能如此其卒于金陵也竟以官商負公坐

待部帑客死于金陵之私第嗚呼哀哉公初商時蘇  
源辛公聞喪負擔馳血歸無何母揭孺人逝公始以  
客槓仲元配尤氏與公俱出歸而復往者再遂粹子  
演公復以其殯歸葬子男四人圍中圍圍和圍育  
女子三人公生于萬曆十四年丁亥三月十九日酉  
時卒于崇禎十四年辛巳五月十六日子時十六年  
三月圍中等扶柩歸自金陵其年五月二十八日與  
尤孺人合葬于宅後山首趾而吾爲之銘銘曰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以慈物義以別理仁故多勇



貧者則給死無歸者則塋故誦鳳儀之德者不衰英  
得居同里更以若木延至齋中備述其所見所聞敢  
重其詞不爲鳳儀誌哉鳳儀之先室鄧氏繼娶艾氏  
生子有四爲鄧氏生者二長印賢邑庠媳劉氏繼張  
氏次印昌邑庠媳鄒氏爲艾氏所生之子亦二一養  
中媳徐氏一黃中武庠媳賴氏孫毓秀髫年穎達則  
爲印賢之子鳳儀積學沒世食報不於其身必於其  
子孫鍾氣豈偶然哉九韶之繡拭目有光矣冬月發  
引卜塋於南山之腋而庚負甲吉兆休徵銘曰

世種其德立定爲世宗 世讀其書 未享其功  
書聲弗替年自沐綸封九億萬斯年印君德所鍾

顯妣鄭氏太孺人之靈以鵲鳴母以令族乙亥八月初  
初七日戌時終今爲九月初一日謹擇此日爲日禮  
周月生明之始爲吾母立木主男蓋有廟不矣而爲  
此也夫古者限以三月而塋葬而立室立室而奠祭



其詞不為風儀誌哉。風儀之先室鄧氏繼娶文氏。生有子四，為鄧氏生者二：長印賢，邑庠；媳劉氏繼張氏，次印昌，邑庠；媳鄒氏為艾氏所生之平，亦邑庠。弟媳徐氏，六黃中武庫；媳賴氏，孫毓秀，皆年穎達，則為印賢之子，夙儀積學，沒世食報不於其身，必於其書。善哉，澄淵自林餘棧之，鄧萬祺，平允，皆壽。淑引世，蠶其蠶，山玉，錄其錄，其書，教未，其心。

為先母立主告文

崇禎八年歲次乙亥九月朔日戊申哀子南庚

南英謹以清酒茗果之奠昭告於

顯妣鄭氏太孺人之靈曰：嗚呼！母以今歲乙亥八月初七日戌時終，今為九月初一日，謹擇此日為日重周月生明之始，為吾母立木主，男蓋有所不安而為此也。夫古者限以三月而葬，葬而立主，立主而虞祭，虞畢而祔，故立主於既葬之後，今葬地未定，葬期未卜，或半暮或隔歲，遠在三月之外，而虛主不立，使吾

母之靈無所棲泊男心所不安者一也近代世俗亦  
悟父不立主之非於是大斂而立主既題棺中又題  
粉面而獨虛生字之一點待既葬而加謂之點主夫  
神靈果棲於木主豈以一點之有無爲定一點未定  
而神不棲點成而神依焉理之近誣不獨欺人實欺  
其親矣男心所不安者二也禮記曰重主道也註云  
士重木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  
故曰主道溫公始製絹爲帛稍類人形謂之魂帛以  
代木重朱子謂其合時不必泥古然則重可改爲魂

帛魂帛獨不可改而徑立主乎如死而可用木爲重  
以棲神重之爲木與主之用木均也而今必虛之待  
於既葬之後男心所不安者三也人當死時魂氣上  
升體魄下降魂之升也清爲精爽明爲星辰無所不  
之亦無所不棲豈待既葬而後舍舊從新今以虛主  
不立使吾母生平朝夕神遊之地無所憑止男心所  
不安者四也使必待葬而立主速反而虞祭乎葬地  
既遠或用舟楫或柩車先期詣山啟土築隔工竟而  
後葬葬而立主而虞去發引之期動涉旬日使室戶

堂階旬日無主則旬日神無所棲男心所未安者五也近世俗禮亦知葬遠工繁室戶几筵情難久虛速反而虞權宜通變自門及郊卽設幕次成主而返當是時也柩車在塗未入窆窆主已歸矣塗次可以爲窆窆則未入窆窆之先何時不可以立主乎男心所不安者六也據朱子家禮題主擇善書者未嘗論其爵位崇卑也今世俗之禮率請尊貴書之又慮其體貌隆重不敢又勞苟簡遷就創爲一點男不知所借重於尊貴者重其品行乎重其官爵乎有品行者雖

布衣足爲吾母重若有官爵者未必有品行也其人何足以光吾母而待其潦畧一點有類兒戲男心所不安者七也故謹擇九月朔日爲母立主以見世俗曠歲多年久虛不立與立不加點懸之以待及塗次設幕柩行主歸三者之皆非而題主之人卽表弟申禮以吾母之親任擬吾母之神靈以見世俗攀附鄉紳精誼不屬苟且食點有類兒戲者之非母自此棲神於主將來發引之日男奉柩車以塋而釋之神安坐几筵受子婦孫婦之供養奠食禮之最當理合先



門人裹糗行紼、六月始至、蓋慎擇之道、先儒已爲之、今附身之事雖畢、而附棺之事、系毫未舉、方欲講究、精詳、規求永久、速終大事、而先以弔答彌文、耗神費財、自朝至暮、匍匐迎賓、鄉間親友、奔走遠涉、旣不俯依弔期、遂至歲無虛日、使孝子之心、不能專一爲亡母終事、亦非所以俯體人情也、且古之弔者、知生則弔、知死則傷、今城中之弔、有類習儀、演禮鄉間之取、有類設席延賓、揆之古義、相去愈遠、爲此哀辭懇免、俟發引有期、先於旬日前、通知親厚諸友、俯勸大事、

爲靈車祖道、伏冀恕原、

### 一辭奠

家母生平食不二味、每日肉食、止於午間一舉、每舉止一二割、至於牛羊鷄鶩、與鱗介水族、從未舉箸、今無故而煩親友屠宰牲物、重傷先母之仁、非所以安先母也、至於奠文、先母雖有德可述、而不孝無事業、可以推原、兼諸親友、以不孝頗知文字、勢必多費推敲、徒勞知己、煩費神思、俟不孝遠求誌狀、呈覽之後、倘蒙名筆、賜以詩篇、爲榮更多、不在目前奠章也、伏



無故而施此禮於無服之友使若當爲已父母持孝者然既爲不情矣又無故而施此禮於縉紳大老使若當爲已父母持孝者然是強尊貴不相屬之人使與我吉凶同患也豈不覲頰可耻之甚哉又無故而施此禮於本地公祖父母使若當爲已父母持孝者然則雖謂居下位而接上可也不孝斟酌此禮惟行之於內族外姻之有服者此外不敢以凶物瀆尊貴又恐迹類於吝謹以雜儀色絹色布代此凶物且又以為變化風俗當自學者始使不孝行之於先而親

友將來思禮度義者踵之於后不獨可以變俗而將來貧士亦可免於舉債鬻產而克裂帛之費保全生者之物力以專治亡者之終事於風俗未必無補也  
伏冀恕原

一 辭免躬謝

不孝 交遊既廣應酬不給無論外省外郡卽一二百里之內親友散處除城居親友外勢不能沿門躬謝然此說亦見于丘文莊公非不孝 臆創也文莊有擬不躬謝疏文見所著家禮儀節曰世俗親友來取其

孝子必具衰經躬造其門謂之謝孝使居喪者縹然  
衰經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經月考之古禮  
無有也今擬爲書一通命子弟遍奉諸親朋之來弔  
祭者備述所以不躬拜謝之故知禮君子旣當以禮  
自處又當以禮待人也其言如此謹載其說以附于  
哀摛之末伏冀恕原

祭外王母鄭母劉太孺人文

嗚呼人之所以報德天之所以福善皆有一定之符  
然人有所不盡報而不得不報天有所不盡福而不  
能不福於此見爲德與爲善之權能操其必然之應  
而自勝於天與人之交維我外祖母其所爲德與爲  
善者曰孝曰慈曰恕曰誠其所受報于人與受福于  
天者以其仁厚愷懌膺壽考多男之慶以其衾禭逮  
下受綸綍錫命之榮疑足以當之矣然均是子也或  
以菽水養而不能及其貴顯之期或以冠帔崇而不



能御其富有之實、問其名號、則封母也、問其飲食、口  
體之奉、被服貴侈之具、則猶然存吾公之菜婦、二以  
舅之陶母也、豈王章之所錫、從子之以虛名、而不予  
之以實養耶、豈今之世俗、固有口不啻大臣之祿、身  
不被綾錦之服、而猶然得稱貴顯之封母耶、豈今之  
仕者、固能河潤千里、澤及三族、而其封母、乃斤斤以  
就養爲艱耶、若是、雖謂人有所不盡報、天有所不盡  
福、可也、然天之福人也、有能有不能、予之以壽考、予  
之以多男、予之以隆顯之號、則天之所能也、至于飲

食口體之養、被服貴侈之具、則人之所奉、非天之所  
能也、然則天之所不能盡福者、乃由于人之不盡報  
耶、然則天乃有知、而人乃無知耶、及觀太孺人之子  
若孫、雖時有勃谿、辭語家庭之變、而終不敢以偏私  
致疑于太孺人、雖不能奉其繚箱、府庫以當一日之  
養、而其中心悅服、出於其誠、然者、亦時見於色、養將  
承之際、嗚呼、又孰謂人盡無知耶、然則人之不盡報  
者、非天之薄、乃人之薄也、人之所不盡報、而不得不  
報者、王章之定典、良心之自然、此非夫人之厚、乃太

孺人之爲德爲善有以自勝於天與人之交也太孺  
人非操其必然之應者耶若予者以外孫之末其手  
人之不盡報者既不能維護匡直使無憾於生者之  
心而獨於天之不盡福者猶當操契責券觀之以勗  
之成與孫仍之秀發以慰外祖母于地下故其奠也  
不以婦兒之哀爲籥而以天人報施之理爲慰死者  
有知亦可翻然而格矣

祭吳母鄧太夫人文

代張按臺作

嗚呼自國初罷中書省設閣臣先後輔臣其逮事父  
母以內外艱暫釋閣務者自楊文敏今文靖公至于  
今僅十餘人豈非以壽考難期而秉軸者又皆多歷  
年所克躋上位不獲及二親以爲榮然遠自西楊文  
簡近至丹徒永嘉皆以郎署藩寮臺省各屬徑躋內  
閣故其逮事父母卒哭而要尚方之奠也爲易今之  
輔臣率由館職循資歷歲若諸生之待貢于膠庠故  
其逮事父母卒哭而要尚方之奠也爲尤難惟鄧太

夫人始而爲邗州大夫封諭德吳公一龍之繼室而  
因得今師相瞻谷吳公以爲之子象服魚魚榮膺兩  
國卒而受尙方之奠致勞聖天子憫念而中外臣  
工莫不惜相君之去國無所稟成以爲哀其于人世  
之遇壽考顯貴旣已獲造化之全至于閨門之性學  
問未加莫不隆其所生而於先室之子間以撫劬推  
慈及其壯佼而情不屬是以自古至今時有伯奇之  
變乃太夫之室于吳則相君已登賢書長子媳非若  
幼而撫之恩誼浹洽爲能無間于終始而內外和輯

者三十餘年此雖相君之篤孝與封公之明德有以  
致之而亦太夫人秉性柔淑善居父子兄弟之間用  
能徵致祥瑞以養成相君之望而覃澤于中外然後  
見太夫人之慈與相君之孝爲尤難今主上躬修  
伋默虛已待治元輔仰承休德夙夜匪懈俾暨乃僚  
徵書聿至相君將不能久安家食其所以褒贈太夫  
人者將愈隆而太夫人之德亦因以愈有傳于世不  
佞巡歷餘暇旣有羨於太夫人之遇而重有感于其  
德是用潔其牲醴以酬于爾靈惟靈死而有知則其

遇可以自慰其德可以無慙而陶陶來格矣

祭江太孺人文

嗚呼古之祝戴其上也至于如岡如陵蓋欲上之人  
長居其位而下之人身享安全之福也至於祝頌之  
不得則其所謂安全者既身懼其奪而其哀怨慕號  
至其<sup>哀</sup>於考妣者亦情理之所必乃若上下十餘年  
而僅得一賢令長使其滿秩而去民猶有枯恃之失  
而况以內艱奪之若芙蓉嶼先生者則諸生之哀我太  
夫人其何已耶昔東海嚴嫗能著賢明之稱而必不  
能使其子之部民追慕而泣思卽雋不疑之母能以

半反多寡損益其七箸然計其子之部民其獲平反而思其母者過半其不獲平反而不思其母者亦當過半乃若吾東汝之士民其哀而思我太夫人也非謂美嶼先生之善政皆出於太夫人如所謂嚴姬雋母者也蓋見先生之居處脂膏業已三年而入覲而不能具楊楸之獻去官而不能具橐中之裝而因以哀太夫人之喪奪我廉吏也蓋見先生堂皇之上茲臆猾慙不勞武健嚴酷以爲威而內外晏如庠序之間閭閻濟濟而因以哀太夫人之喪奪我良師也蓋見

先生之績藩臬之長貳知之臺使者知之少假旬日則循良之疏已達聖聰乃例以內艱廢而因以哀太夫人之喪不能伸臺官之請而掩循吏之績使其士民鞅望悼惜而如有所失也自茲以往先生陽春之澤別有所布而東汝之繼先生者不知何人則思先生者無已時而其哀我太夫人者亦無已時也太夫人就祿官舍而享板輿之奉者不過二年於先生捧檄之心終有所歉亦猶東之士民享先生之澤而遠以內艱奪之於小人之腹終未屬屨也太夫人之事

舅姑相夫子內外宗黨無間言者諸生以上下之隔  
而不及知其居東汝而不爲嚴姬不必爲雋母者則  
又以先生之賢無可督訓而不至於知然東汝之戴  
先生者方將以如剛如陵祝太夫人使先生長居此  
位而享安全之澤而祝頌者轉而至於號泣則其戚  
不亞於考妣而爲嚴姬爲雋母者亦何由使其子之  
部民追慕而哀思若此耶然則殺雖如漚肉雖如陵  
不能挽太夫人之生而豈足以盡諸生之情也乎

祭王母徐氏孺人

嗚呼哀哉人之所貴者耳自手足也而孺人獨不幸  
以警廢婦之所職者奉舅姑供旨滷織紵饋滌以勞  
其躬而孺人亦不幸以警故致不能供子婦之職而  
贅王成甫以老于徐然人有居處不節飲食不時不  
戒而入于疾以毀其身者是不足哀也人有爲劓爲  
刖爲刑爲黥不戒而入于刑以毀其身者是不足哀  
也人有剛狠輕生樂禍幸災不戒而入于兵以毀其  
身者是不足哀也子婦有私貨財飲食諱語反唇以

不得終養于舍者，是不足哀也。乃孺人一切織紵饋  
滌子婦之職，皆以瞽故不任，終老于徐，既無累於人  
事，而其瞽也，當稚孩嬰疾，非有居處飲食不節，不時  
刑殘兵毀自致之愆，又可委責于天，刑歸其責於天，  
而不歸其責于人，是以哀孺人者，莫不嘆惋歎恨，深  
思其故，而致疑于造化之無從。嗚呼哀哉！昔子夏之  
喪明也，曰：「天乎！予之無罪也，無罪而瞽，雖賢者必曰：  
天實爲之。」嗚呼！天果有知乎？果無知乎？天所罰者，果  
有罪乎？果無罪乎？以爲無知，則群千百人而必獨瞽；

是人以爲有知，則剛虐者險薄者，貪刻者淫穢者，悞  
國蠹政，妨賢醜正者，罪皆當瞽，而不瞽而獨瞽，一稚  
孩在弱無知之女子，嗚呼哀哉！雖然，詩之誦莊姜以  
笑，僖日盼而又以齊侯之子、東宮之妹，後其貴顯而  
終不得志于莊公，以致綠衣之哀，州吁之變，衛宗社  
之亂，數年而後定，乃孺人女于徐，則祖少初爲各給  
諫，適于王，則舅文石爲各郡丞，其家世貴顯，無異莊  
姜而孺人以瞽女事貴公子，非有笑僖日盼之質，而  
公子固有介室，以乘居比處，然卒能得其歡心，不遭

天庸子集  
終風之變得以奠其冢子嗣其息胤未必非天之所  
以佑相孺人則孺人雖不及供子婦之職于王而所  
以庇休王氏者其事固有大于織紵饋滌以奉舅姑  
而供旨滫者孺人可以翻然而飲矣

家君命作祭鄧媼家文

嗚呼子初壯齡氣豪色敷規矩尺寸宗趨楷模我之  
交子再從之孚子婚我叔呼子姝夫子來我庭雍容  
閑都言笑宴宴飲滿呼盧先君愛子提耳摩膚子亦  
知我形影鼓枹爰以子女配我長雛子家方饒子健  
不瘠子暇我從我急子哺我子未遇子如茹荼我孫  
未育子如待哺人亦有言媼姪之戚孰知其間是非  
交刺財校氣凌頰言有噴惟我與子始終無摘謂宜  
百年保此朝夕不意中塗子先窳窳嗚呼哀哉子病



我扶子禱我巫卒不可收中流夫壺嗚呼哀哉子有  
蓍母九十冬烘偃臥床簀燼燭臨風子鮮兄弟恃子  
爲娛今子之逝秘不借語母知子病不知子亡子如  
有知此恨無方嗚呼哀哉子年六十亦可云壽子有  
三男亦旣嗣立子心宜樂如有抱疾嗚呼哀哉維子  
之生令德孝恭聲聞自昔鼓鐘于宮是可不朽慰此  
百衷嗚呼哀哉憶子之生惟我與爾同德合志我笑  
子憮我憂子懷今子逝矣我詞慰子幽顯一致子如  
有靈鑒此豆卮

祭王君衡文

庚午春

嗚呼我年視子十歲而差我方入率子已著名我試  
督學子已入餼維時見子面腹而督方下豐眉冠從  
赫奕當時同岸日吳自魏先後冠軍聲稱藉甚我於  
斯時乃彌後輩丙午以後予試始前子不我棄文酒  
流連過從之密寔歲壬子我館於魏子時顧我子家  
於北我館在南子足雖病不避泥潦子呼士爲彼呼  
君衡笑談爾汝道在戲謔侵尋十年無異頭角子旣  
不前我亦淪落戊午之歲我再育男是歲之夏子亦

有友士爲作合、日定其配時在坐者、池楊尚賓、倏忽  
再暮、士爲淹謝、三人握訣、龍沙僧舍、子時亦云、同生  
乙亥、一存一亡、交遊痛嗟、未及暮年、尚賓又歿、同坐  
之人已殞其二、甲子以後、我入都門、丁卯仲秋、子貢  
南州、我時遊楚、送我舟際、睽隔半週、我南于北、戊辰  
金陵、遇子河干、笑談謂我、已蒙 詔恩、得借七品、銀  
腰、鷺補、予歸汝土、已已重九、子復來年、脾不茹、穀、子  
笑謂子、廣文應爾、子性嗜肥、廣文首菴、聊減子腩、以  
飽官粟、孰謂斯言、竟爾不穀、嗚呼哀哉、子於文章、專

攻制舉、近代房書、充棟盈几、三百進賢、其人已鬼、子  
手其文、句櫛字比、銓書除目、偶報督學、其科已深、其  
官甚蹇、或至十年、或至念歲、書賈來求、索其藏牘、子  
於架上、手簡成帙、春秋一經、目如射覆、老師宿儒、亦  
多遺漏、子胸如注、百不一抗、鄉闈七藝、兩夕一朝、坐  
卧號室、無不窘澁、子有餘長、筆無停墨、時及小試、或  
遇冬日、風簷寸晷、時不暇給、首畢卷者、非子則我、畢  
卷三十、試官驗放、待鑰儀門、與子對嚙、傍視諸友、口  
呿筆闕、作思甚苦、作態甚惡、惟我與子、手招口譁、子

性嗜肉每食蒸豚雞鴨則起遶牀呶呶燃燭誦文瓶  
酒止饑黎明戶闌卽走市屢酒伴相從良友居半壘  
有贏餘雜市果蔬遇客飲滿媼嫂爲疲三萬六千不  
飲無幾諸宦達者於子醉飽宜言卽酬宜德卽報子  
或偶遊入其宦所垂橐而歸子不索適凡子情形莫  
如我悉嗚呼壽不稱德位不稱學斤斤廣文亦爲子  
靳子性孝友坦易樂直供養嚴父甘鮮肥碩晨昏入  
對備極歡侍今也不祿子道闕饑土有白髮下有幼  
女何以慰子使子瞑目憶昔語子子長及酉春未過

祭居停主人胡喜文

壬戌作

嗚呼一吏居廷百職走趨翫法舞文相視而嬉點符  
竄檄爲鬼爲鴟附耳躡足公怒公憇爾居其間忠蓋  
自著晨入昏歸不遑七匙富順綜核爾相其勤洪雅  
寬碩爾佐以兢劔州代篆愛爾如嬰濠陽多賄爾名  
愈清鄉閭慕義集爾如蠅僚九未解擬爾質成爾仗  
忠信邪莠自平輦輸稅賦荷擔持籬爾門如市爾不  
磨磷急病排紛赴若雁鶴托爾以事語不再呶若我  
諸艾什伯連楹怒而相凌好我則迎乃肺乃腸紛爭

多巽爾居其間宛曲調停人亦有言卞刺漁利爾胡  
不然揮金不睨至於緩急亦惟爾依代券豪門從鄰  
乞醢人或爾負爾不人欺豪家見索執券相稽爾不  
歸怨兒噪妻譏爾之病源起於勞劬爾勤公事爾貌  
甚臞爾有寢止不能成區爾有室屋不能厦渠以觀  
爾廉爾誠虛拘爾有長男不如爾嫩人亦有言朝則  
市盈所求既亡暮則掉臂始終之義在爾後昆嗚呼

饗

爾志去

未

吏彌禁已麓生芻一束醜酒涕洟哀哉尚

